文學叢刊

珠落集

靳以



文化生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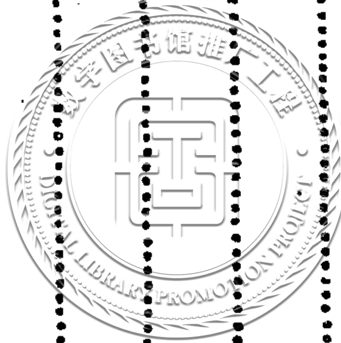
集落珠

以　靳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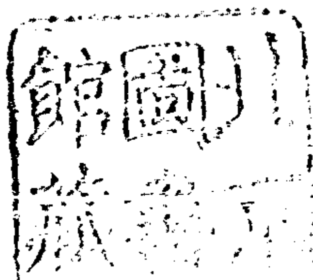


暮

度着無盡的幽寂寂長漫漫的日子，青枝和青松的年歲都在三十上轉了灣。

雖然這並不算是到了使人只有感嘆的老年；可是她們的心呢，一年一年地向衰老之境沉去。再襯上了鬱暗的，不施脂粉的，黃黃的臉，那上面有乾枯的嘴唇，和圍在黑暈之中的無神的眼睛：她們也從來不穿亮色的衣服，都有着瘦弱的身軀，用了遲緩的脚步走路：……像這些，都能使人在初見之後，知道了纔是三十一歲的年紀，發着輕微的喟嘆：「呵，纔是三十一歲的人呵！」

她們也都是靜默的，就是只有兩個人的時候，也不大多說話；在人前，幾乎是像與世無染的修道者。到了眞是在想說出來些什麼的時候，也只是讓嘴唇微微地動兩下而已。她們是把所有的事件，都刻在自己的心上。



說是姊妹地稱呼着她們是孿生女，姊姊的青枝，比着妹妹青松也不過早來到這世上半個鐘天，在面容上，行止上，個性上，她們都有很大的相像。可是在遭遇上，青松是嫁了纔三個月就成爲了寡婦；而青枝呢，是一直沒有出嫁過的老處女。

青松的出嫁，是在她十九歲的那一年；那丈夫，是一個三期的肺病患者。本來是還不至於那樣早就嫁了的，因爲這古老民族傳說上的一點眞理，說是能有一點效用的，就把青松從少女成爲婦人，這期間也只有短短的三月，她又成爲沒有丈夫的寡婦了。

在丈夫的家中，在她自己的家中：未亡人無論如何是要一個人消度迢迢的未亡歲月。所以在丈夫的家裏，守了一年的孝，就由她有錢的父親，接回自己的母家來了。

「呵，這一年，成日成夜伴了她的只有眼淚和影子，不是說因爲是哀悼着死去的人而如此，她是想到了縱是倘有青春的少女，從此也只能孤寂寂地活到死的那麼

疚恨

一天；所以，美好的事物也只是空洞的，能引起青年人趣味的，也只惹着她更縐緊了眉頭。母親和姊姊，常是來看望她，那時還在讀書的青柏，也在休假日來伴她，可是這反引起她大的傷心，就是不過分傷感地伏在母親的膝上或是和姊姊抱着痛哭，也要更多地流着淚。有着骨肉情的人，也就再難忍下心中的酸楚。

心中自覺着有無限的疚恨做父親的人，不敢去看女兒的臉，只一個人焦灼着，憂愁着想着如何再由自己的手把女兒所忍受的苦痛消滅。

——我若是在這社會裏沒有聲名，也沒有錢，那就容易了！

但是，凌空的幻想，是沒有一點用；空使他增了幾莖白髮，臉上多了一兩條縐紋而已。他還是只能垂了頭，吐着長長的嘆息。

每次聽到妻和女兒們來說青松的幽凄的情況，就好像用鈍的刀，來割着他的心。就是容忍着，不大聲地叫出來，那眼淚也要像珠子一樣地在他那滿了縐紋的臉上掛下。這時候，他最愛的兒子青石，就能得了信息，趕來勸着他到花園裏去散步，

或是起始着其他的談話，使他暫時地把這件事忘掉。

「總得要想想法子，像這樣松姑兒是不能活下去的。」

私下裏，母親和青枝時常說到這樣的話。雖然是常說着，也不敢把這話和她們的父親來說；可是從觀察中也就能清晰地看到，他自己也每天在思慮着這件事。

避開了大的周折，解決了小的煩難，就把青松在一年之後，迎到了母家來住。

但是在青松的心中，雖然是回到了生長十九年的家中，總自己覺着有一種說不出的差異。在本身上，一個婦人，一個死了丈夫的婦人，就只該沉靜靜地；在別人那一面，雖然說是對於嫁了的女兒的一種應有的恭敬，而在青松的心裏，却容容易易地想到了那是冷淡。

只有青枝對她是和從前一樣，甚至於比從前還要好一些的。終日伴了她從一個早晨到一個早晨，如以前一樣，就是在睡着的時候，也不離開。當着她稍稍爲寂寞之感所苦，青枝是更靈敏地覺察到，就過去和她相偎地坐着。

她們默默地握着手，讓眼淚自然地籠罩了眼睛，像將吐盡胸中所有的鬱悶，青松大大地嘆息着。

於是她們把眼睛抬起來失望地互視着，青枝緩緩地說：

「不要常是這樣悲傷，二妹，住到家中來我們不是可以天天相依麼。」

青松立刻露了懷疑的眼光，她微微地搖着頭，想着這不過全然是姊姊的好心，說來給她暫時安慰的。

「姊姊總該有嫁到人家的一天！」

「什麼，二妹，」青枝的臉，有一點紅起來了。「我不願意有任何男人來做我的丈夫，我要陪伴了你。陪伴了妹妹來消磨這一生。」

說着的時侯，青枝的聲音在抖着，她的臉更紅漲起一點來，為這純眞的情感激蕩着，身軀都微微地顫動。

「可，我的親姊姊……」

青松的淚被感動得滿了臉，抱了青枝在傷慟地哭着。

漸漸地，她們的心沉下來了，她們不是在期待着什麽，這寂寞的日子之後仍然是寂寞的日子。在父母那一面，有時候覺得對青枝很沒有盡自己的責任，又知道了青松所忍受苦痛之錯誤的起源；於是就直接間接地告訴她有那麽一個好男人，在父母那一面是如何已經覺得很滿意，可是還要她自己來定的話。這事爲青松知道之後，就懷了一點憂懼；可是反而如此說着：

「姊姊，不要爲了我就誤你的一生，你不能如我那樣苦命，你能有痛快的日子。」

但是說過這話，青松的血像是靜止了，她像等着大風雨一樣地在等了她或是點一點頭的回答。青枝却用遲緩的語句說：

「我不，妹妹，我不；我願意永遠地陪伴着妹妹！」

於是她們又是相對地流着淚，用淚眼凝望着窗外漫長的暮景。

如這樣的事三番兩次之後，青枝爽性和父親母親說明了，用堅磨一樣的心說動了老人，情願在孤寂中度此一生。

「社會上的人又要來指摘我了！」

父親在嘆息着。

「這全是我個人的事情，父親不要過分地擔心吧，就是有人來說什麼，我也可以挺出身子的。」

除此之外呢，實在也是沒有什麼困難了。他們實在也不是因爲減輕負擔而把女兒嫁了的。提到錢，做父親的人也可以捻着鬍子驕傲地說隨她們用這一生；說到社會上的指摘，却因爲上面可以使他滿意的原因，更將重大了吧？

但是，她們就眞的踏上了這生活的路，一天一天地過了五年十年；厭煩了一切歡快，只伴了無盡的如靜水的日子。在以前，也許想在喧笑中忘去這無涯的枯悶，或是痛快地相抱痛哭，徒然是爲了漉出胸中無由的煩惱；可是漸漸地感覺到，她們的

情感不該有如此大的波動，只能淡淡地，平勻地來在人生的路上緩行，像一輛牛綰了的車，那麼慢慢地，穩穩地。於是她們，甚至於連大的嘆息也沒有了，過分的喜悅也不過能輕輕地使她們的嘴角向左右拉長一點而已。

有時候她們想到了弟弟青石，自從有了妻之後，不是已經顯然地看到了有一點冷淡麼，而且，父親老了，母親也老了，可畏的將來，就清晰地在腦裏映着。雖然弟弟是平日所深知的，但是有了女人，該有如何的變化呢？若是所想到的不全然是空妄，那麼，那麼，……

過慮是立刻就平淡下去，無常的人生，無常的日子，就許是還等不及那麼一天的到來，他們能保有好的友愛永遠地分別了。在這樣想着的時候，她們的心又輕鬆下去，她們又無憂無慮地面對了這無盡的日子。

在每一個早晨，從安適的睡眠醒來，自窗紗透進來的陽光，早就鋪在她們的牀上和地上。好的夢境也許還殘留在她們的腦子裏，但是想到了這冗長的日子，就微

微地又皺起了眉。雖然物質上的一切都是那麼好，可是想起來總是有那麼點缺欠，這缺欠，她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是成為無可彌補的了。這時候女僕會安嫻地推開了門，走進來，沒有風雨的天就先為她們開了窗子。一陣陣丁香或是玉蘭的香氣從窗口湧進來。她們披了衣服，走下牀來，呆呆地望了窗外的好景色。

若是在春天，她們就能看到冒着春之氣的地面，也好像能聽到草根在土裏鑽芽的聲音，楊柳是更柔軟更長的垂在風中掃拂着。女僕定然溫和地說：

「小姐，不要儘立在窗口吧，春風是寒的。沐浴的水已經放好了。」

於是她們就依戀地拖了更懶的腳步到浴室裏去。然後，在二三十分鐘之後，她們疲乏地走出來，頭髮散亂地披在肩上。女僕這時早就為她們又關上了窗子，隨着也就把早餐捧進來。

穿好了衣服以後，她們自定的工作也就起始。她們有的時候臨帖或是畫着工筆人物，有的時候撥弄着古琴，或是靑松詠聽着靑枝吹着一支簫，時日就這樣似易

似不易地過去了。

因爲惦念着她們過於寂寥在從前，家人也常到她們的房裏來，可是立刻就看到她們並不感到興趣，除開了母親之外還帶出一點厭煩的樣子；於是就相約了不再攪擾她們。見到人，她們幾乎是一句話都不說，還露了極不自然的神氣，但是她們也不說使人難堪的話，她們只皺皺眉，或是顯出莫可奈何的樣子。

在這間房子之外呢，這家庭成爲浮囂了的，青石的太太會哭着鬧着，因爲青石一夜沒有回來。有時候，半夜裏把睡着的人都驚動起，爲了兩歲的孩子哭得太久，做母親的人想到了有什麼毛病。或是男僕和女僕有了不清楚的事，……但是這些事都不能波及到她們，就是鬧着的聲音，也爲門窗所阻，成爲極輕微或是全然沒有什麼的。

有時候，青松像是完全爲繪畫抓住了，她耐心地描着，把頭低得時間太久，淡黄的頰上現出兩塊病態的紅暈來。她也露了一點倉惶尋找着不同的彩筆和墨筆，間

然地竟有一絲的笑容露出來，她仍是靜靜地在她的工作上努力。正在翻看小說的青枝，定然會和她說：

「妹妹，停停手不好麼，照這樣又要引起頭痛。」

青松抬起頭來，暫時地把筆離開了素絹，倏然地有着含了孩子一樣的喜悅的臉，但是迅速地又消失了，她靜靜地回答：

「就要完了，人高與起來就把一切都忘掉。」

她淺淺地笑着，青枝就走過來，看着她卽將完成的一幅觀音像，用清淡的色勾畫出來的莊嚴而嫻靜的佛容，超超然地立在一片荷瓣之上。

「這不是算完了麼？」

「荷瓣還沒有塡上顏色呢，也要題上幾個字。」

她把用過的筆在筆洗裏洗淨，調和着淺粉色，輕輕地抹着，然後用白水把近邊的地方描得更淡一些。她用了墨筆恭整地寫了「青松沐手恭繪」這幾個字，纔舒

適地躺在圍身椅裏。

「我眞歡喜這幅畫，妹妹，我最愛手裏拿着的那一枝淨柳。」

「那是來超度人間苦難的。」

「若是那些沒有苦難也沒有快樂的人呢？」

「那，呵，那，——那就該忍受下去好了！」

靑松幽幽然的像已經脫塵的人，她的眼睛凝然地望了窗外在秋風中搖擺的楊樹。

「我來吹一支曲子吧。」

靑枝說過就把懸在牆上的簫取下來。

「我怕姊姊又覺得喫力了。」

「不會的，我很高與，我來吹一節昭君怨，好麼？」

靑枝試吹兩聲，就坐到近窗的椅子上，她那痩弱的身形，如遲暮的老人一樣徐

緩而低暗的簫聲，悠悠地起來了。

這全然是在大沉默之中，幾乎連呼吸都靜止了。簫聲裏可以尋出來千古難補的哀怨，就能幻想到那麼一個絕色的佳人，寂寞寡歡地在那裏垂淚，帳外有向南捲去的風。她羨慕着青草能每年綠一回，她也羨慕着長着翅膀的鳥可以飛到所願去的地方，但是她自己，要冷寂寂地，來度過這一生。

在吹奏的時候，青枝的眼睛漸漸地爲一層淚濛住了，她想強自容忍着，更張大了眼睛；可是那淚水却癢癢地從頰上淌下來。

青松緩緩地從自己的座位裏站起來，走到青枝的近前，輕輕地把那支簫取過來；這時青枝愕然地睜着掛滿了淚珠的眼睛望了她，好像是在問着「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青松已經明白了她的疑問，她說着：

「姊姊，我就是怕你傷心。本來吹簫就是一件費氣力的事，再要是落淚，那不是

對身體太不好了麼?」

在說的時候，青松用了自己的手絹爲青枝拭着臉上的淚痕，可是當青松也坐下去的時候，她們突然地相抱哭起來。

暮，像是漸漸地落下來了，蔚藍的秋之天，成爲深紫，又成爲深灰了，成羣的烏鴉在空中飛過去。這很容易使人想到了這古老的城，與衰是都在烏鴉叫着的聲音之中。或是一個預示，說這城就要深深地沉入夜的黑暗之中。這頹然的景況裏，秋風還在捲着一片片飄下來的葉子，打在窗子上，吐着不爲人所明瞭的哀訴。它們是有過好時光的，在知道了將與時俱亡，就把一點的精力將自身成爲紅紅的艷艷的；可是，當着秋的日子得意地前進着，它們就從上面落下來，它們要爲人的及獸的脚所踐踏，磨成了道旁的灰塵。但是蒼茫茫的暮色能把一切都包起來，沒有美也沒有醜，要使人們把什麼都忘記，都只成爲模糊的影子。

暮景中，望到她們抱着的輪廓，那是早已失去了青春火熱的，惟無力地，像忍受

了終身苦痛到都有了白髮的舊情人的相遇。長而遠的悲傷的日子，使他們有吐不盡的酸楚。但是也只柔弱地，像兩枝枯了的藤蘿交織着，打着抖的身軀在抱着。

她們都覺着腦子昏漲着，靑松輕輕地推開了窗子。她們偎倚着望了窗外，無目的地看着，也好像得着空而大的韻味。在這沉寂之中，她們深深地體會到對她們身心上一點點的適宜。

晚飯由女僕捧上來了，她們不得不開了燈，一時間眼睛感到了強烈的刺痛。但是，她們漸漸不覺到什麼了，可是在飯後，等着女僕把食具取出去，她們又是滅了燈，坐到窗下去；秋天的好月亮，又大又圓的升起來了。

月光裏的景物是靜穆的，她們安嫺地坐在那裏，呼吸着鮮潔的空氣。突然間，有把鐵門拉開了的聲音，汽車的喇叭在叫破了這靜默，狗也在嘈雜地吠着。這都像毒質一樣的使她們的腦子感到苦痛，靑枝立刻站起來關了窗。

「大約又是宴客吧。」

「誰知道，總是這種煩人的事！」

她們只說過了這兩句話，就又陷入沉默之中，只有壁鐘的擺在平勻地響着。

門突然被推開了，女僕的聲音在說着：

「小姐們在房麼？怎麼黑黝黝的坐着呢？您知道麼，三小姐回來了。」

「是從南京來麼？也沒有來過信呀。」

「就說呢，還把兩個孩子也都帶了來。」

「呵，——那我們到樓下去看她吧。」青松朝了青枝說。

「不用，三小姐說過回頭就來看您的。」

「那你先開了燈吧。」

燈明了，她們站起來，拉拉縐了的衣服，吩咐女僕泡點清茶來。

一陣雜亂的細碎的脚步聲音之後，青柏領了六歲的玲玲和四歲的鹿兒進來了。

『姊姊們好呵，站好了給姨姨鞠躬。』青柏向着她們行禮之後，在吩咐着兩個孩子。乖巧的孩子，也並沒有羞却的毛病，就大大方方地如她的意做去。

她們早已站起來，露了久遠不見的笑容來歡迎着，高興地走過來握着孩子們的手。

『你好呵，你，什麼時候到的？』

『纔下車就來了，』青柏還是那樣活潑，鬆開了一隻握着孩子的手，掠着頭髮，『姊姊們請坐吧。』

『那我們都坐下吧。』

青柏是穿了紫色的衣服，剪裁得很入時的，她雖然生產過兩個孩子，仍然有很窈窕的身材，她的臉搽着胭脂和粉，說是已經有二十八歲，可是看起來不過是二十三四歲似的。

『這一次，怎麼想到回來呢？』

「要是依他的意，大約這一生也不要我回來的，」青柏露了一點高興的感歎，「可巧他爲公事要到雲南去，自然我不能隨了他，我就趁這機會回來了。」

「一轉眼，我們有五年沒有見面了！」

「從北京走的時候，玲玲還沒有周歲呢。」

「可是你還是年青，臉色比從前像是更好了。」

「姊姊，不要取笑我吧，現在完全是變成在一個男人的意志下生活着的人了！玲玲，鹿兒，你們到姨姨那裏去玩玩不好麼？」

兩個孩子眞就走到她們的身前，倚了她們在站着，她們用手臂擁了他們的身軀，一種溫柔的，說不出的快感，在使她們自己微微抖着，她們有着像喝了一點酒的微醺的適意，那肥軟的小手，那細柔的黑髮，那孩子們特有的乳的香氣……在使她們的眼睛又亮起來，她們呼吸急促着，而倚在胸前孩子們的頭，又使她們覺得那麼癢癢的，她們不自主地俯下臉去親着孩子們的上額。

「姊姊太累了吧，你們還是走過來好了。」

「不累，一點也不覺得……」

雖然她們這樣急急說着，可是孩子們還是聽了母親的話，輕輕地離開她們，她們容是露了有一點失望的眼睛，依戀地看着孩子們從她們的懷中又溜出去。

女僕送茶來的時候，青枝吩咐着拿一點糖果來。

「姊姊，不要麻煩吧，天晚了是不願意他們吃什麼，再說他們都有不好的牙齒。」

「孩子們不是太寂寞麼？」

「就要到樓下去了，姊姊們也該早歇息；兩天的行程，孩子們一定也都很疲乏。」

「這次來能住多少天呢？」

「個把月總可以吧，這孩子們使姨姨們厭的日子在後面呢！」青柏在笑着。

「我想永遠也不會的。」

青柏站起來告辭了，仍然是領了孩子們的手，輕盈地又走出去。

頓時，她們覺出來都很疲困，她們想着是話說多了，或者是不該懷了過大的喜悅，青枝頹然地坐到牆角的沙發裏，青松也懶懶地打着呵欠。

「十點鐘沒有到，就這樣困了！」

「我也是這樣，腰還有一點酸。」

「那我們就睡吧。」

於是她們就喊來女僕，把牀替她們鋪好，她們換了衣服就睡上去，女僕把電燈爲她們熄了。

她們像很想立刻睡着，就一句話也不說，青松輕輕地轉了一個身，因爲月光灑在她的臉上。可是她仍然沒有能睡去，她看着青枝睡着一絲不動的身軀，她聽見金魚在吐着水的聲音。但是無論如何她像是不能睡了，她的心總在想着些什麼，模糊

而有着深厚惆悵滋味的。她閉起眼來，想就是從此不能再張開也情願；可是仍然沒有一點用。她默數着壁鐘的擺，從一下數到一千，數到兩千；她還是那麼清醒，縱然是焦灼着也是沒有一點方法了。

她爽性又把身子轉回去，任月光照在臉上。她睜大了眼睛看着浴在月光裏的景物，她想着月光或能洗去自已胸中的鬱悶。

秋夜裏的高樹，爲風吹動，凄涼地在響着，壁鐘又在敲着十二下了。

她輕微地吐出一口長長的嘆息。

「妹妹，你也沒有睡麼？」

「呵，不知怎麼睡不着呢！」青松把身子又轉向了青枝。

「我聽見你轉身，還以爲你是睡着了。」

青松沒有再說什麼，只沉靜地在月光裏凝望着，深秋夜氣的寒流，使她打了一個冷戰。

「你是冷麽？」

「不，不知怎樣會打一個寒戰。」

壁鐘悠然地響了一下。

「都到一點鐘了。」青枝稍稍露了一點驚訝。

「長夜也是將盡了。」青松傷感地說。

「妹妹，我們一定要好好睡一下。」

青枝把手抱了青松的身軀，臉偎了臉，睡到一個枕頭上，混在一起的熱淚，滴到白的牀單上面了。

她們緊緊地抱了，沉寂中，有她們輕永的噓欷。

父女

她近來清楚地看出父親是又爲着什麼所苦惱，這使她覺得驚異，因爲一年來父親是這樣安好地生活着。雖然以前父親的心幾乎是每日在苦痛之中；可是一年前，她自己曾經用自己的嘴說過，她願意終身陪伴着父親，那時候不是看見他的眼睛含着晶瑩的眼淚，她自己不是也就倒在父親的懷中痛哭起來了麽？她並不是傷悼，她追想起自從懂得人事的時候起，就知道父親是如何寂寞地過着日子撫養着她一天一天地長大來。雖然沒有明白地說出，她也知道父親的心中是多麽害怕着她會愛上一個人，隨了這個人去，留下他一個人來度這悽冷的殘年；但是她告訴了父親，女兒有不離父親身邊的這心願。她記得從此以後他高興了，他顯得年輕；可是近些日子，她看到他又抑鬱起來了。

有些時候她從外面走進來，父親已經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可是他那手杖仍然放在牆角。把僕人叫來問詢，也只說他單身出去了，不知道在那裏。於是她就拿起那手杖，依了她自己的意思去尋找，很容易地在離家半里的公園裏看到他獨自站在那裏，像是有着什麼思念的樣子，他會緩緩地移動着步子，向深邃的林子走去，她立刻叫着：

「爸，您等等我好麼？」

他這時便顯出一點驚訝的神情，停住了脚，轉過身來，帶着一點高興和一點厭煩的臉色朝她笑着。

「您的手杖忘記帶了，我給您送來了。」

她走到父親身傍，依在他的左面，却把那支手杖放在父親的右手裏。

父親望着她，眼睛裏閃着點光，好像在說：「你爲什麼來呢，你不能讓我一個人在這裏麼？」

她知道，她不敢去望父親的臉，她只說時候太晚了，引着父親向歸途上走去。

「你還是像小孩子一樣地怕黑天麽？」

「可不是麽，爸，我離不開您，我一到天黑的時候，就怕您會捨了我。」

順着父親的話，她就故意裝成小孩子的樣子，她說着小孩子的話，把兩隻手纏着父親的左臂；可是她的心突然爲酸楚所佔領，眼睛裏幾乎滴下淚來。

「——晚飯已經預備好了，給您燒了一隻筍雞，還把從杭州買來的蒓菜做了點湯，我又給您買了些燻魚……」

她故意絮絮地說着。

「沒有弄點兒酒來麽？」

「什麽，您又要喝酒麽？」

她帶着驚奇的語氣說，可是他却立刻搖搖頭，顯出一點窘迫的樣子說：

「好孩子，我不要，我說錯了，我不要。」

他們就再也不說什麼地走着當她伏侍着父親走上屋前的臺堦時她覺出他的身軀在微微抖着。

雖然她已經知道父親又是在爲着什麼所苦可是她不敢問也不能說她讓父親坐在最舒適的沙發裏給他倒來一杯菊花茶她自己坐在靠手上把臉故意偎到父親的臉上。

父親像是在看着什麼，她順了父親的眼睛望過去，穿過玻璃窗，正看到書室裏牆上懸着的一張女人的像片。她站起來，悄悄地走到那裏把窗幔閉上了。

這時候父親把眼睛抬起來望着她，像是在問着：『你這是爲了什麼？』

她開了電燈，重復走回來，彷彿自語地說着：

『天黑了，該把燈開起來。老媽子眞懶，連窗帘也不記得拉好。』，

這時候女僕來說菜已經擺好，請他們去吃晚飯。

父親懶懶地站起來，她隨在他身邊，走到餐室裏去。

在吃飯的時候她常常把眼睛偸偸地望着父親，她看到他在苦痛着碗裏的每一顆米粒都像有着辛酸的回憶。他衹注視着飯粒，却沒有把一顆送到嘴裏去。雖然她裝着孩子一樣的嬌癡，把菜送到父親的碗裏，故意要他吃下去；可是他仍然是那麽陰沉地遲疑着。

「爲什麽不吃呢，爸？」

「我不餓，一點也不餓。」

「那麽等等再吃也好。」

女兒也想到强着他吃會有多麽壞的影響，便順着他說。她自己也放下了筷子。

「你怎麽也不吃了？」

「我飽了，我們還是到那邊坐吧，這裏的氣味不大好。」

伴着父親，他們又回到剛纔坐過的那間房裏。她還是要父親舒適地坐着，她坐在地下的軟墊上，把頭倚着父親的膝，她用自己的手抓了父親的手。

他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她急切地想說些什麼來打破這沉默，可是又像是沒有話好說。她想到天氣，想到晚飯，想到花園裏的樹木；但是她又怕這些和父親的煩惱會多少有些關係。所以這沉默就如人生的路，無盡地伸展在那裏。

她知道父親是該傷心的，因為他有過往的美好而辛酸的記憶，她知道自己就是那時候來到這世上的，而她的母親卻在她來到這世上不久便遠遠地走了，她捨了愛她的男人，也不顧自己親生的女兒，就任性地走了。從那時候起，父親就成為鬱鬱寡歡的人，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在想着他所愛的女人，可是她卻沒有一點信息，悄悄地不知道活在那裏。她永遠記得父親說過的那些話，那些像刻在她心中的熱情的話：

「我知道她是一時的錯誤，只要她能夠再來到我的眼前，懺悔以往的過失，我就能寬宥她。孩子，那時候你能看見你的母親是多麼漂亮，性情多麼好，多麼使人喜歡。你會知道愚蠢的父親想念着她，不盡是無謂的了！」

但是母親是始終沒有回來，而父親說着同樣的話有三年，五年，十年了！在這些日子裏她看到父親因傷愁而早添了一莖一莖的白髮；父親的健康也因爲縱酒而壞了下去。她想到父親在追憶自己所愛的女人之外，一定也在想着女兒不久將要隨着所愛的男人走去。那麼就只留下他一個人，孤獨地過着殘餘的歲月。於是她就告訴父親，說她絕對不會隨了一個男人而拋下父親。

「是這樣子麼，是這樣子麼？」

父親用懷疑的眼光望着她，可是他的聲音不知道爲什麼在戰顫着。

「我不說一句假的，誇大的話。」

她記得那時候她是多麼肯定地望着父親的臉，她曾顯出怎樣卓異的樣子來。

「我不願意爲了我的緣故荒蕪了女兒的青春。」

「可是我願意用我的青春換取父親的快活的日子，只是有一樣，」她頓了頓，

「我不願意父親再沉湎在酒中，那會損害你的健康！」

「我答應你，孩子。」

於是他們抱起來了，她覺出父親的熱淚滴在她的頸上，她自己也流了淚。」

這樣他們度過了一年安順而美好的日子。她常是裝作小孩子，要父親忘記他的老年；她細心地伏侍着他，體貼得像一個忠心的情人。父親常是被感動得像有什麽話要說了，她却卽時岔開了，不要他說下去，她自己却說：

「我是您的女兒，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應該做的。」

但是近來，父親是又被那舊日的憂鬱所襲擊了。他沒有明白地說出來，也許他在心中想過這是有一點對不起女兒的事；可是又沒有法子遏制自己；在爲過往的思念所苦的時候，就自自然然地看着懸在牆上的那張肖像。那在他的眼睛裏不只是一張呆板的畫像，憑着他的心念，是可以笑也可以說話的東西了。他記起她的笑是如何地有着兩個可愛的笑渦，說起話來，就使人看得到有多麽好看的牙齒。他還記得在她的眼角那裏是有一顆殷紅的痣的，可是在這肖像上却沒有能看得見，因

爲是被頭髮遮住了。他還能想起一切她所說過的話，那些空洞的話，憶起時便又像在他的耳邊低低地說着一樣。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是只憑着追想纔能在他的心中閃過一陣清晰的影子。

長大起來的女兒，有着和母親相同的美麗的面容，還有着一顆那麼好的心。他知道女兒的心是好的，是她的母親所不能比，也是一切的女人所不能比的。每次他這樣想着的時節，就能增加自己的信念，來忘掉那無情的女人；但是因了女兒，他也很容易地想到女兒的母親。他常常想一個人坐在那裏，或是散散步，使舊日的恩情在他自己的心中復活起來。他想避開女兒，因爲他知道這是多少有些對不起她的。

「那天晚上他們就默默地坐在那裏，直到疲乏使他們的眼睛覺得枯澀頭也微微地垂了下去。

「爸，睡了吧，時候已經不早了。」

「是麼？」

他抬起眼睛望望懸在牆上的鐘，已經是十一點二十五分了。

「眞是，快到十二點了，我還覺得纔只有一會兒。」

她故意這樣說了，其實這晚上，她覺得簡直像是過了一年！

「好，我們睡覺去，睡覺去。」

他說着，把手指插入她的髮裏撫着，他那抖戰的手，使她的頭髮被牽得疼痛；可是她極力忍着，沒有敢說出什麼來。

她看着父親穿上睡衣，臥到牀上去了，她親自把紗帳理得整齊一點，然後道着晚安，輕輕地走出去了。她回到了自己的臥室。

那晚上有很好的月光，透過了窗紗，把窗紗上的花照在地上。她躺在牀上，靜靜地諦聽着，整個的天地中沒有一點聲息。她想到那沒有見過的母親，獨自在腦中摹畫着，漸漸地睡着了。

這一夜她連續地做着夢，那些夢裏都閃着父親的臉，到早晨天還沒有大亮，就

醒轉來了，跳下牀就向着父親的臥室走去。當她推開門的時候，才只開了能夠走過一個人的空隙，就被什麽阻住了。她沒有用力去推，扁了身子勉強地鑽了進去。她登時看到父親睡在門口的地板上，嘴角那裏還有口水流出，兩只空酒瓶倒在他的身傍。

突然間她哭起來了，她覺得他不是她的父親，只是一個惡人。她胸中積蓄的悲哀都湧起來了，她伏到牀上大聲地哭着。

這哭聲驚醒了睡在地上的父親，他醒轉來，抬起眼睛望到她，慚愧似地搖着頭，強自用手臂支撑着身子。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因爲沒有力，就又躺在地上。

聽到他的嘆息的女兒，忍住悲慟，止住出聲的哭泣，把臉從手掌裏抬了起來，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自然地站起來，抽噎着走到他睡倒的地方，俯下身去把他扶起來，讓他坐到有靠背的矮椅上。她自己也走到牀邊坐下了。

他坐在那裏，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眼睛裏漸漸地也有了兩顆淚珠，慢慢地成

爲更大更大就順着而頰流了下來。他的臉苦痛地扭着，像是有什麼話要說出來又不能夠，他的眼淚是更多地流了下來。

「爸，您不是愛我，您不是愛我！」

她喃喃地說，臉只是平淡的看不出一點表情。好像是對於如此的父親不必多所牽掛，也不必關心着了。

「您沒有想到您的女兒！」

她的眼睛注視着漠無一物的牆壁，她用了像是對於這世界完全灰心了的老婦人的語調。

他仍然沒有說話，有時候把手掌舉到眼前，像是獨自看着那上面的紋絡；可是他的眼睛爲淚水填滿了，一點什麼也看不清。他只知道坐在牀邊的是自己的女兒，爲着自己可以說是犧牲了一生的女兒，她哭過了，爲着他而傷慘地哭過了。他知道自己是愛她的，她是那麼一個値得人愛的孩子。他也知道自己現在還是愛她，可是

他却惹得她哭了。他明白這原因，沒有話可以說，他願意女兒來責備他，甚至於來罵他，他都可以承受。他望見倒在地上的酒瓶，他的悔恨像整個的天壓到他的心上那麼使他苦痛。他想站起來用腳踢碎它們；可是他想到這沒有一點用，所以他又忍下來。他的嘴在乾渴着，需要些水來潤一潤，他知道沒有力氣站起來，也不能吩咐女兒，雖然知道她不會拒絕他的。他忍耐着，到忍不下去的時候，嘴就發出一種音響，用舌頭舐着自己的上顎。她看到了，站起身來，從櫥裏取出茶杯，拿起保煖瓶倒了滿滿的一杯。她走過來，送到他的手中；可是看着他那抖戰的手，沒有交過去，便傍了椅子坐在地上，把茶杯送到他的嘴邊，他看了看她的臉，那殘留着淚痕的臉，就低下頭去飲着水，一口氣喝乾了一杯。她低低地問道：

「您還要麼？」

他把頭微微仰起些來搖着，可是他的眼角上，又掛了兩顆大淚珠。她沒有顯得放下手中的茶杯，就伏到他的身上哭起來。她的眼淚透過了他的衣服，熱熱地像是

溫暖了他的心，他用手撫抱了她的身軀。

『孩子——你抱怨我——是應該的。』

他費了很大的力量纔說出這一句話來，他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像有什麼東西哽住了他的喉嚨，再也不說出什麼來。他只能讓眼淚像水似地洗着自己的臉。

『你不知道這些天——』他勉強地又說下去，『這些天我的心是多麼苦痛，——那黑暗的影子撲在我的身上，——只是使我傷愁着。昨天，昨天晚上，——有那麼好的月亮。——孩子，你不知道。——』

他停了停，用手抹着臉上的眼淚。

『我和你的母親就是在這麼好的月光下說出了相互的情愛的，——那月光眞好，——在我親着她的上額的時節，——我看得——看得清她一根根的頭髮。——昨天晚上的月亮自然沒有那樣好，——可是我想到，——這月光也在照着她的，——於是我就高興起來。——你懂麼，我的高興却引來了更大的憂鬱，——我不

知道她在那裏——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想着我?——』

他又頓住了,她知道這停止的原因,可是她却這樣問:

『爸,您再喝點水好麼?』

他點點頭,但是等她捧來了一杯水時,却只喝了一口就要她放在一傍。她輕輕揉着眼睛,還是坐在他的身邊,他又繼續着說下去:

『我知道她是不會想着我的——她若想我就可以到我這裏來,——可是我是愚笨的,許多人都這樣說我,——你也許是這樣說我的,——我却不能忘記她。——昨天晚上我是更深沉地想着她,——幾乎是不能即刻見她的面就不能再活下去。——我沒有法子了,孩子,——我就悄悄地取出你給我封留的酒。』他的聲音成爲乾枯的了。『我不是沒有記着你,——我記着我答應過你永遠再不使酒來沾我的嘴唇,——可是對她的思念那樣殘害着我,——我就不得不沉湎在酒中來忘記她,——是這樣的,我是想來忘記她。——可是,一瓶已經喝下之後,她的影子却更

明顯地在我的腦中閃了出來，——於是，我就又開了一瓶。——這就使我醉了，醉得什麼也不知道，——我忘記了她，我什麼都忘記了。——我像一個無恥的醉漢睡到地上來，——這醜惡的樣子使我的愛女爲我痛哭。我只是一個愚人，——我不配做你的父親！——」

他到末了竟哭出聲來，頹然地又垂下頭去。他像是感到羞辱似地把臉藏在手裏，可是女兒却用溫柔的語調盡情地勸解着他：

「不必傷心了，爸，我只是擔心着您的健康。我知道您是愛我的，我不願意看您這樣子下去，——」

她像是已經完全明白了父親心中的苦處，知道在父親的情況中這是一條自然該走的路。對父親的怨憤已經消下去譴責也就變成了安慰。

「從此以後，孩子，我由心中答應你，——再也不使一滴酒近我的嘴唇！」

他下了最大的決心，在說完這句話的時候，眼睛睜得大大的。

「我知道您曾這樣做，爲了您的女兒，爲了您自己。」

她說完了，便把臉仰着，偎依到他的臉上去。

天已經大亮了，秋晨的好陽光從窗帘的縫裏鑽進來，照在他們的身上。她扶起父親，緩緩地站起身來，走到窗前，拉開了窗帘，望到窗外的景物，眼前是堆滿了血一樣紅的楓葉那樣豔麗，像是永遠也不會使人想到再過幾天就要落在地上爲人踐踏成灰塵的。在路上，已經鋪滿了黃色的落葉，那也都是有過如翠玉一樣綠的好日子的；可是秋天結束了一切，都只能安然地躺在地上了。

他凝神地望着，像有着什麼深思似的，到後來微微點點頭，喃喃地說道：

「我該珍重自己，我該珍重自己！」

傍在身邊的女兒，聽到這樣的話便望他笑着。陽光照在他們的臉上有着異樣的光輝。

這以後他們就更安順地過着日子，度過了秋天便是寒肅的冬日。可是他們的

心却溫暖着，父與女是相互地給着慰安。此段代替章号(一)(二)……

一個晚間，父親到獨身者俱樂部去了，因爲那裏有一位知名之士的演講會，她一個人坐在起坐間裏爲父親織着一件毛絨衣，友人送來的一隻雪獅子貓在滾着那絨線球玩着。她頗感興趣地望着它，可是兩隻手仍然沒有停止工作。這時候女僕進來和她說道：

『小姐，外面有一位女客來看老爺。』

『什麽，一位女客？』

她放下了手中的活計，帶着一點驚訝的神情問着。

『是，看起來像是有三十幾歲的樣子，一個人坐了汽車來的。』

『你沒有告訴她老爺不在家麽？』

『她說也願意見見小姐。』

『她知道我？』

『好像是知道。』

『那就請進來吧。』

她站起身，拍去身上的碎絨頭，用手指掠一掠頭髮；她心中起了大大的疑問。這麼多年，從來還沒有過單身的女客來拜訪過父親的，這一位該是什麼樣的女人呢？

那個女客已經隨着女僕走進來，突然像是有微弱的電流在她的身上巡行了一周，她疑惑着自己的眼睛，再睜大了些，她的心起始在打着抖。她想叫出些什麼來，但她立刻知道那是多麼不相宜，她就強自忍了下去。她看到那婦人也在注視着她，呆呆地，像是忘掉了自己。她看到那婦人有近五十的年紀了，可是有好身材，和應時的衣着，又憑着特長的打扮，看起來就容容易易地減去了十年或十五年的年齡。在眼角那裏她分明地望到那顆紅痣。那女客也像是想突然地叫出什麼來，也是吞住了，只訥訥地說：

『對不起，小姐，我打攪了你。』

女客是那麽謙遜那麽懂得禮貌說話的聲音又是那麽動聽她故意走了一兩步，望着懸在書室中的肖像，她知道她的眼睛沒有一點錯。她的心在跳了，她向那婦人說：

「您請坐吧，您可以先脫去外衣。」

她看到那女客脫下大衣，就走過去接到手中，掛到門背的衣架上去。那女客坐了，她自己就坐在對面的座位上。

女僕捧來了兩杯茶，分放在她們前面。

「您住在這城裏麽？」

「不，我是過路人，從前，——呵，從前我也在這裏住過的。」

「您是特意到這城裏來玩的麽？」

「也不是，我是和我的丈夫……」

那女客說到這裏突然停了，像是有點什麽感覺抓住了她的心，就露出一點點

的窘迫。她看到這情形，便讓着她喝點茶，看見她端起了茶杯，她自己也把茶杯送到嘴邊。

「我們到×地去，經過這裏，也只有兩三天的勾留。」

女客說完了，就把眼睛落到壁上懸着的一方素絹上，那上面是繡着四句關於男女情愛的詩句。她記得在她很小的時侯就看到那方古怪的裝飾。她從烟盒裏取出一支煙來，送給那女客。

「您抽烟吧？」

「謝謝你。」

因爲是那麼專情地注視着，爲她的訪所驚擾，有一點失措地道着謝。她就劃了一根火柴，爲客人點着了那支煙。那女客像是很熟練又很巧妙地把那支烟夾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的中間，這可以使人看出她對於紙煙是一個嗜好者。

「您來看我的父親有什麼要緊的事麼？」

「沒有什麼，不過來望望他罷了，他是我舊日的一個友人。」

「呵，是這樣的！——」

她故意拖長了聲音。

「他近來好麼？」

「很好，什麼都好。——」

「他沒有再再，——我說他還是一個人麼？」

「是的，他是一個人，可是他很快活。」

她看見那女客好像是傷心地搖了搖頭，可是她自己的心中却漸漸來得高興，因爲想到這回答是十分恰當的。

「眞是這樣子麼？」

女客像是不大敢深信她的話。她沒有再說什麼，只點着頭。

「今天晚上他到那裏去了？」

『看一個友人，要很遲纔得回來的。』

『那麼請你告訴他，說有一個女人來看他，——明天，明天脫不開身，我是不能再來了。』

『您不告訴他您的名字麼？』

她故意如此地問着。

『我想他該記得，你也該，——時候不早了，我想我該走了。還有些事想要問問的，不過是太給你麻煩。』

『沒有什麼。您有什麼話儘管說吧。』

『他沒有和你提過一個女人的事情麼？』

『沒有，他從來不談女人的。』

『你知道你的母親麼？』

『我不知道，我沒有母親，我從來也不知道我還有一個母親。』

她遏制了胸中起伏的情感，故意這樣漠然地說着。她却望到那女客用明亮的眼睛望着她，好像是在說着這樣的話：

『你不是沒有母親的，在你眼前的就是你的母親，你是眞的不知道麼？過來吧，孩子，我知道我是錯了。我不配做你的母親，你生下來我便沒有給過你一點母親的愛。現在來吧，孩子，讓我來抱抱你，親親你。』

她懂得這些，可是她忍住了，不爲所動，她看到女客的一雙眼睛是包了一層薄薄的清淚。她却故意把眼睛閃過去，做成沒有看見的樣子。

『謝謝你，我該走了。』

女客說着便站起身來，再把眼睛貪婪地向四面望了望，好像準備着後日能很容易地再在腦中追想起來似的。

『您不妨多坐坐。』

她也站起來，把大衣取下來，替那女客穿好。當她走近女客的身子的時候，像是

間到了什麼氣息，使她覺得那麼好。她推想得到那原因，她知道爲了使生活還是安順地過下去，只有什麼也不說了。

她陪着女客走出屋門，纔要送到外面去，却爲那女客阻止了。

『不要出來，外面這樣冷，凍着了不是好過的事。』

女客溫柔地這樣說，給了她一句有生以來沒有聽到過的一個女人的體貼的囑咐。她順從地回答着：

『好，我聽您的話，您慢點走！』

她就佇立在門口，看着女客走下台堦，突然間她想跑上前而牽住她的衣襟，親熱的叫一聲『媽媽』她不知道那樣她該有多麼大的愉快，她還沒有叫過一聲媽媽的。可是她還是站在那裏，含着眼淚，望着女客模糊的背影漸漸地消失在黑暗裏面。她的眼淚終於流下來了，她用手抹着，轉回身去，又走回那空寂的廳裏。

她望望壁鐘，知道父親至多再有十五分鐘就會回到家中來的。她叫女僕去告

訴看門的僕人，不要告訴老爺有一位女客來拜訪過他。

冬夜是更深了。

「如閣下的批評不免太「嚴厲」了」

每一個形容詞都要「刪」去布要

「那個」，

閣下未免太多事，他們以爲公

論實際，有些人曾經作甚也許人家要

注意形容辭，或可以嗎？你真是岂有

夜雨滴到天明，空中蕩漾着乳白色的霧氣雨絲微斜地飛着，把庭院中的盆花，和簷前的一列芭蕉澆洗得更青翠可愛了。

淺粉色的大朵玫瑰，在綠色的枝葉之中，正像嬰兒的臉，微微仰起來，迎了那下降的甘露。微風輕輕地擺着它，把那美麗柔和的顏色，在空中顯着更大的一團，看看這面，望望那面，好像在說：「你們誰還能比得上我的嬌艷？」藍色的小朵的莫相忘花，依了自己那個美麗而詩意的名子，更炫耀着自己爲少男少女所看重的那一份尊貴，輕傲地搖着頭，把一點雨點像淚珠一樣的雨水灑到下面來。可是那淚水好像是不斷的，過了不多的時候，就又有許多滴灑了下來。紫燕却是十分守本分地在長長的木槽中生長着，因爲花期已過，只留下瘦長的綠葉，向着四面彎垂，顯着樸質的

悅目的葱綠。

四大盆荷蓮各自佔了較大的角落茂盛地生長着。打在荷葉上的雨點，正如同投下來的滿把明珠，滾到中間，到一些時那荷葉就偏偏頭，一汪水傾到盆裏去了。被譽爲君子的花朵，如君子的高傲一樣架在一支細細的荷梗上，雖然花朵是大的，却輕飄地禁不住風的吹動。它總是搖擺着它的頭，一片兩片花瓣，悄悄地落在水面上。

那一列芭蕉，有着十株上下的數目，佔滿了七間大廳的前面。那高度幾乎是可及屋瓦了，纔舒展開的新葉，有着近三尺的寬度，挾了人間難有的翠綠色，在空中多姿地搖曳着。這幾株芭蕉，被主人一直看成別墅庭院中的奇蹟，所以他纔早早從床上起來，獨自一個，仍然穿了綢質的睡衣，舒適地臥在籐條的躺椅之中，微微地閤了眼睛，半沉思半入睡地靜在那裏。

他正在諦聽着那雨打芭蕉的聲音，有的時候像哀怨的少女的低訴，有的時候又像萬千人馬的奔馳；有的時候像深夜的木魚，有的時候又像疏落的寒柝。

他入神地躺在那裏，他頭上還頂着絲織的小睡帽。但是看得見裏面光亮的頭髮，和從頭頂中間筆直挑上去的一條髮紋，頭髮是向了兩邊梳向後面，中間顯了肉色的本皮。他的鼻樑是高高的，使他稍覺不滿意的是還不能戴上一架夾鼻樑的眼鏡。他的眼睛閉着，他的嘴唇却顯得有點不宜的笨厚，看起來總像說話和喫飯必不能和別人一樣靈敏。（事實上却幷非如此的）他的下巴也太寬，甚至於有兩塊骨頭從下顎部露出來，十分像一個在熱帶河流中爬行的鱷魚的下顎，他的耳朵是乾枯得有一點像口蘑，還有那多多的縐紋，又十分瘦小，像黏着的一樣。

這是現任××大學文學院主任兼教授的劉文涵博士。他是從小就性近文學的，在中學和大學學的也是文學，又在美國的××大學專修了三年，譯了兩回紅樓夢，得過文學博士的學位。文學之外，他還旁及心理學，在大學裏也担任心理學的課程。因爲是暑假，所以他閒逸地攜了妻子和僕人，到這××山上的別墅來過夏。

再沒有哪一年的夏天會有這樣好，他一直這樣的意識着。他想回到城裏的時

候，和每一個友人都要先說這一句話。他們都這樣覺到，因爲雨水多，所以他們更得盡興地玩賞一番山水雲煙。這座山是一逕以雨景出名的。而且今年的花又開得這樣好，遊人並不十分多，使他們更可以安靜過着閒逸美妙的日子。

他今年有三十六歲，正該發胖一點的時候，而當他緩緩地站起來，把脚插在拖鞋裏，走到廊前去看那芭蕉的時候，也就可看出他的身材並也不短。可是他上身顯得長了一點，下身就自然覺得短了下去。他的肩頭是一高一低，架在肩上頭永遠是歪着，（自從他從外國回來，他就一直是如此。）

他靜靜地站在那裏，從肥大的蕉葉的空隙間還可以看見遠近的山峯。雲霧鎖住了山的腰部，只露出如畫的峯頭，可是在那邊，又有玉帶一般的雲氣，蜿蜒盡致地在空中浮着，纏繞着尖削的山峯。

對這些美的景物，他永遠能欣賞，也懂得如何欣賞，他的修養與天才已經造成了高深的鑑賞能力。

當他正在這麼出神的時候，一個尖銳的女人聲音，猛然的叫了起來。

『喂，你又一個人在這裏發什麼獃！』

對於這個聲音，覺得熟習如同自己的手脚一般，他機械地裝成了一個不自然的笑臉，回過頭去，說一聲『早安，』可是那個女人的聲音又叫起來。

『你把頭朝那邊看什麼呀，我又不站在那邊！』

他於是把頭轉了一個半圓，又重複了他的簡短的言語和表情。

『眞不知道你是怎麼回事，天天早晨跑到這裏，不是呆站着就是死坐着，有什麼趣味呢！』

這個一邊埋怨着一邊走着的女人，裝扮得十分整齊，她年紀將近三十歲，身體稍稍胖了一點，臉蛋更是圓圓的，兩腮好像是鼓着，初看似乎嘴裏裝着一大口氣，可是等到張開嘴來說過話，却還是鼓得綳綳緊的。她的兩頰是適宜地抹了悅目的杏黃，眼睛下面染了黑黑的一圈。她的頭髮，因爲是電燙過的，一逕像小水蛇一般的蜷

曲，只是那兩月間新生出來的一股，顯得平板的鋪在頭上。她像正在修染指甲。每當她邁一步，就隔着一層輕紗看得出肉的跳動，同時可見全身的重量殘忍地壓到那圓小的二寸高的鞋跟上。

她是在二十五歲那一年成了劉太太的。那時候她纔從××大學政治系畢業，由於父母的介紹，一個星期和他訂了婚，下星期就結婚了。

他們的結合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看出十分顯然的不宜來，（他們還曾有了一個四歲的男孩）倒是為同學們之所艷羨；哪個人能纔畢業就不失業呢？她所嫁的男人，又不只是一個癡騃的書呆子，纔從外國回來就成為月入四百元的大學教授了。

她走到廊下來，把身子安頓在另外一張籐椅裏。當着她坐下去的時候，那張椅子低低地呻吟了一聲。

他仍然是站在那裏，她於是又悄悄地站起來，躡手躡脚地走到他身後，順着他

看的方向看過去。她什麼都沒有看見，水氣把山徑都遮得看不見了。突然的他覺察出身後有人，猛然回過頭來，輕微地發了一聲驚叫，就說：

『你爲什麼一定要這麼來嚇我？神經衰弱的人是受不住這樣嚇的。』

說着，他輕輕地拍拍自己的左胸部。

『我還以爲你在看鄉下姑娘看出神了呢！爲什麼不坐下來？』

說着，她就拉了他坐到他慣常坐的那張椅子裏，他莫可奈何地低低嘆了一口氣，就順了她的手勢坐了下去。

『你爲什麼嘆氣？』

她已經聽到了他的嘆氣，立刻把兩腮更鼓起來，瞪起了圓圓的眼睛問。

『我沒有嘆氣呵。你不知道，我近來呼吸器有點不大好，有的時候不大大的呼一口氣就像要悶死似的。』

他一面說一面把衣袋裏的煙斗取出來，裝滿了煙絲，劃着火點起來抽着。這吸

煙的習慣，是他離開美國轉道歐洲回中國的時候在牛津大學旁聽的兩個星期中的兩件重要紀念品之一。另外一件却是一些英文讀音上帶的「牛津音。」

心境完全被這個女人擾亂了，他期望着抽煙可以使心沉下去。他並不是不愛這個女人，有時候他覺得十分需要她，有時候却又覺得她十分多餘。

他默默地坐着，把煙輕逸地吐在空中，可是她立刻又滔滔地說起話來：

「我說你已經煩厭我了，是一點也不假。就看你早晨起來，一下子就跑到這裏來出神，別人好心好意來看你，你又是一句話也不說。我眞不明白你們男人的心怎麼會這樣——」

當她說這話的時候，他却正是全神灌注在自己的一點新奇發見裏面。他正在想像中把噴吐在空中的煙比成雲霧，把她的臉比成山峯。有的時候他看不見她的眼，有的時候他看不見她的鼻尖，有的時候又看不見她的兩頰，（那兩塊塗着嬌艷的杏黃胭脂的底下，他明白知道是藏着不少難看的汗斑）後來他看得稍久，才發

得她美麗一點起來，也稍動人一點起來。可是他這樣的呆看，馬上被她覺察了，她就提高了聲音問道：

『幹什麼你這樣盯我，我是不配你理我的！』

說着就把頭一偏，臉朝了牆壁。

他像纔驚醒了似地急忙說道：

『青，何苦來！我哪裏是故意不理你，我正計算着點事情，早晨我就跑下來，還不是怕你睡不舒貼？女人的心都太小，——』

她沒有等他說完，就像受了突然一刺的野獸一樣，轉過臉來朝他叫道：

『我不要你說「女人女人」的。我聽不慣。告訴過你多少次，你還是這樣。我們可以說你們「男人男人」麼？』

『當然可以的。』

她見他回答得迅速，知道自己失策了，只得索性裝得兇狠些，瞪着眼睛道：

『總是這樣「女人女人」的，多麼討厭！』

『你不要我們說女人，女人要我們說什麼呢？』

『不會說女子麼？或是女孩子。』

她沒等話說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因爲她想到了若是有人叫她女孩子的時候，那也是多麼的不貼切。她還想把生氣的臉放下來，可是一時像放不下，他也就乘機說道：

『算了吧，大好的日子，生那麼大的氣做什麼？叫孩子在樓上聽見了，也不大合適。』

『都是你給我氣生嘛！』

她還故意努着嘴，可是在這情勢下，嚴重的狀態早就不容存在了。

『你看這景色多麼好看，雨聲多麼好聽，我們好好坐在這裏享點淸福不是一件很好的事麼？』

這幾句話好像微微打動了她，可是她又像猛然記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問道：

『方纔你說的正在計算件一事不是？』

『是的，我說過。』

『是什麼事，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想問你來，今天是舊歷的那一天？』

『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地藏王菩薩生日，你到底想起了什麼？』

『校長的太太不是八月初六的生日麼？我想我們趕該回去拜壽的。可是今年送點什麼好呢？』

『依我看，最好是送支票。』

『送多少，二百可以麼？』

『二百，不顯得太寒傖麼？那怎麼叫人看得過眼？至少也得送五百。』

「五百？」他用略高一點的聲音叫出來，然後又接着道，「我哪裏還有五百現錢？」

「不要緊，我可以借給你，可是我們得先講明，——」

「講明什麼？」

「月利四分，三月內歸還。」

「好高的利息，法律都不允許。」

他笑着。

「我不管，這是家庭間的事，你要是不承認，我就不借。我並不是貪圖你的利息。」

「好，好，沒有關係，再過三兩天我們就得回去，實在我們也住了不少日子了。下次再來又是一個年頭了！」

他喟嘆着，他那詩人的氣分隨時都要發露。他又十分留戀似地把眼睛儘望着外面。

這時候撐了傘穿了木屐的僕人走進來，把一份郵局送來的報紙交給他。他打開來，纔看了一眼，就氣憤地放高聲音叫道：

『又是這一套，救災活命，哪一次不是救他們賑款老爺們的災！我是不相信，我是一文也不想捐！』

『誰叫你每天看報紙，憑空生這份閒氣！我就簡直不看報，從我在學校裏的時候就這樣！』

她很得意地說着，可是他還在仔細地看。那個纔把脚插進木屐裏的僕人，縮回脚又走了進來，小心地站在一旁，像有什麼話要說出來似的。

『你有事情麼？』

他沒有抬起眼來問着。

『是，老爺，我想求求您，您看看是哪兒發了水？』

『黃河决口。』

『決口就是開口子了吧？您再看看淹了哪幾縣？』

『多着呢，有十幾縣吧，你是哪一縣的？』

『我們那裏是××縣管。』

『××縣，』他一面喃喃地述着，一面仔細在尋找那個地名，一會兒，像發現了奇蹟那麼高與的叫出來：『不錯，有的，淹了四五天了。你的家裏沒有來信麽？』

『沒有來信，沒有人會寫呀。您看看，集上也不一定有人寫的。我們那黃家村淹了沒有？』

『這倒不知道。報紙上不能說的那麽詳細，只說××縣淹了四十三村，只有兩個村子沒有水——』

『一定是鮑家集和黑沙屯了。』

『是的，』他露了一點驚喜，『你怎麽會知道？』

『我們那一方只有那兩個地方高——』

說着，他慘然地低下頭去，也忘了在尊貴主人面前應有的禮貌，便大聲嘆氣起來。

『你不用難過，』他表示十分同情的說，『水頭只有七八尺，不會淹到樓上的，頂多有點不方便也就是了。』

『老爺，我們那裏沒有樓呀！』

僕人的聲音幾乎要哭出來。

『怎麼，連樓房都沒有？』

正把猩紅色的蔻丹塗在指甲上的太太這時候也頗感興趣地插了進來。

『是，太太，我們沒有樓。』

『那也不妨事，躲在屋頂上，挨上個兩三天，自然會有人來救的。』

『我們那裏只有茅草房，禁不住一陣水，走得快的還能逃到十五里外的黑沙屯，要不就一定得淹死！』

他實在忍不住了，眼淚直流下來，拿手擦着，抽咽着退了出去。

『有這樣嚴重麼，眞想不到！』

男主人自己問了自己，隨即把報紙攤在膝頭上，載着國內要聞的那一版正被他的眼睛所觸到。那上面用着特號字標題的都是關於水的消息。被稱爲浪子的黃河的決口是不可避免的了。平穩的長江也已有過二次的不穩。宣洩水勢的湖澤，好像已都失去了作用。上游的雨大，水漲了，支流的水高漲了，猛烈的大溜將冲下來。因要防止更大的災難，於是提議了決堤放水的辦法。

『平時這些管理河工的人到底幹的什麼！』他忿忿地叫着，猛然把手拍在膝頭上。他又想起前些日子有許多管理河工的官員稱病告假的事，他以爲這都是不可原諒的。他腦子裏立刻浮起了一幅洪水泛濫的圖畫。無情的水是遍地橫流，填滿了每一個小小的洞穴，捲去了沒有逃得及的人畜，就是那些躱在樹梢屋頂的，也隨時都有捲入洪流的可能。他又想着，當一個人在和死亡作最後掙扎的頃刻，到底會

有什麼樣的感覺。他突然記起年輕時候聽到的一段故事，（他已經忘記了是祖父或是父親說給他的）說是有一次洪水泛濫的時候，一隻逃難的船已經裝載了很大的重量，突然水中伸出一隻手抓住了船的一邊，跟着露出水淋淋的一個頭來哀叫道：『救命啊！救命啊！』那隻船爲了一側的重量突然加大，立即顯着不平衡，看看快要覆沒。於是船中一個勇敢有爲的英雄抽出了佩刀，斬斷了那隻攀援的手，水中那個人，就一浮一沉地隨波流去，一會兒消失在沉默之中，只留着船板一塊殷紅的鮮血。……

他想那個水中人倘使就是自己，不知該起怎樣的感想。已經被水沖得昏昏沉沉，突然抓到了一件東西，張眼看時，正是一隻可救自己活命的船隻，却誰知船中人不但不肯相救，倒砍了自己的手指去，那一時間的失望，不知該怎樣想像才好！

現在在這麼廣大的被災區裏，像這樣殘忍的事情會不會有呢？默默飄流無人睬及的屍體又該有多少呢？即使僥幸從水中逃出了命，而仍須受飢寒逼迫的人有

多少呢！……

當他正被這悽慘的想像所佔據時，突然一隻像猴猿一般爪子的手，一把將那張報紙搶了過去。那時他的視線雖然已經不在那張報紙上，可是他正朝着它在沉思，因此這一隻突來的手，不免使他的平靜的腦海猛的被攪動一下。

他打了一個寒噤，抬起頭來，就又看到那張滿是怒氣的臉。

「這麼半天，你就不和我說一句話！」

「唉，濤，你眞不知道——」

「我眞不知道什麼？」

「今年的災情可眞是了不得，這麼多地方！」

「那麼多地方總沒有淹到我們，要你憑空擔心做什麼！」

她像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搖着頭，頭髮揚了起來，像孩子們玩的撥浪鼓一樣，她忍住氣慪，重又坐了下去，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好像深明男子的薄倖似地開

始責備起來：

『我們女人——女子，就只能受你們的玩弄，沒有結婚的時候，還算好，我們比什麼都高；做了你們男人的妻子，連一張報紙都不如。你們情願把精神都放到一張紙上面，也不肯來和我們好好說幾句話，是不是這樣的，你說？』

『你錯了，請話不該這麼說。』

『不這麼說怎麼說？上課的時候，你每天都是書，好像你不是娶的我，却娶的書。』

『唉，這誤會有多麼大！』

他皺着眉，莫可奈何地微微搖着頭。

『到了暑假，早就說好痛痛快快過上兩個多月。哪一天你不還是照樣冷淡我？你情願一個人呆呆坐在樓下，坐在山石上，總不肯在我身邊多耽一刻。我早看透了，你厭了我，你不如說明白，省得兩個人都覺着不自在。』

『你都說錯了，你看我是那樣的人麼？我哪裏有一點那樣的意思，……』

『哼！』她像不屑似地在鼻子裏出了一聲，『你們男人哪一個不是喜新厭舊？還說呢！』

『你倒不妨告訴我一聲，我的「新」是哪個？』

他故意打趣地說着，他知道不能任着這件事嚴重地拖下去，他站起來，走到她身邊。

『那一層你也許還沒有得手，不過遲早總要有的。』

『好像你比我自己都知道得淸楚呢。』

『當然哪，這就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淸呵！』

她得意地低下眼去賞玩着自己的手指，每個手指的尖端都是尖瘦的，染着紅馥馥的顏色。

他不說一句話，呵呵地笑了起來，她驚訝地抬起眼睛來望着，他仍然笑個不止。

她好像氣極了，把圓圓的小拳頭打在他的腿骨上，可是這時候他們聽見了樓梯響

着的聲音，他們立刻就知道這是貝貝走下來了。男的停止了笑，女的也減了怒氣。

他向樓梯那邊跨進一步去，果然那個滿了四歲的貝貝正走了下來。

他看見了他，機械地舉舉右手，叫了一聲爸。隨後，就一步一步地走着。

這個孩子是他應用最新的心理學來教養着的。衣服的大小，顏色，和一切飾品，都有着心理學上的根據。言語行動，也都依照心理學使它作最合宜的發展。可是結果却令人不得不有點驚異：那孩子倒好像比一般孩子更加遲鈍，更加呆板。

他俯下身去，用臉親着孩子的臉，然後牽着他的手，走到廊下來。

看見了母親也是照樣地舉舉右手，叫了一聲媽。站到母親跟前，她也親親臉，可是等她的嘴幾乎碰到孩子的臉的時候，他就用英文嚴肅地說：

「你不該這樣做，親愛的。」

她沒有理他，却向孩子問起照例的話來：

「貝貝，晚上睡得好麼？」

孩子點點頭。

「今天快活麽?」

也點點頭。

「喜歡媽媽麽?」

仍然是點點頭。像一個深知禮節的成年人一樣，筆直地站在那裏。

「跟我去散散步吧。」

他就牽了他的手，在廊下踱起步來。他留心數着，到了二百步就停止，這才又坐下去，把孩子放在膝頭上。

「你看看外邊美麽?」

孩子出乎意外地搖了搖頭。

「你不喜歡看麽?」

孩子就點點頭。

他心裏懷疑起來了，這是爲了什麼原因呢？這樣美的景色該打動一切幼年和老年人的，是不是母親給了孩子什麼壞影響纔成爲這樣愚笨？

過了十五分鐘，他又把孩子打發到樓上去，那個負着特殊訓練責任的保姆，已經在門口那裏等着。

「去吧，貝貝，你該找你的世界去了，等一下再來吧。」

孩子又是舉舉手，和他們說了兩聲「再見，」一步一步地走回到樓上去。

估計着孩子巳上了樓，她就對他說：

「看你的心理學方法，把小孩子變成一個呆子了。」

他自己雖然也有一點懷疑，但是在她面前是不能顯出一點信仰動搖來的，就說：

「這正是要將來的發展健全，這時候不能求速。你不信，到了十歲他就是一個了不得的神童了。」

「那我倒要張開眼睛等着看！其實，也難說，這個孩子的命就不十分好。」

「什麽叫做命，眞沒有道理。」

「我早給他批過了一回八字，命裏注定就不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她說着，咽一口過多的唾液，又接着說：「反正第二個孩子是由我了，你不能管。」

「那一定，我早就答應你的。」他愉快地說着，雖然第二個孩子還未見出世的預兆，他們到早已替他定下了一條該走的道路。

「喂，你來看，」他招她站到廊前，向着遠山的那一面，「你看那山頭，你再看那樹，像不像米芾的山水？」

雲氣正在恣情的翻滾，冥冥中像有一位具有匠心的神人，把那白茫茫的氣這裏放一堆，那裏安一堠，映襯得底下的山峯和樹木更加峻峭，更加清秀。

這一時她也像被打動了，不覺失口說道：

「涵，眞是美，我們眞是美！」

這一整天又是時大時小地沒有間斷的下着雨，晚飯後，他們舒適地坐在沙發裏喝濃咖啡。他們都想着世界上沒有大不了的事，即使有二十丈高的洪水冲了來，也還不能沾濕他們的鞋底。僕人敲着門，送進今天的晚報來，她立刻就放在一傍，還和他說不必看了，不會有什麼事。可是這已經像是成爲習慣了，他仍然拿過來看着。

他立刻看到了一則用三號字排着的新聞，說是這附近地帶，因爲山洪暴發，把東西兩條鐵路都冲斷了。水還沒有退，行車已經斷了，兩星期內怕不能恢復原狀。

他的臉突然變色了，坐在那裏的她，問知了原因，也像有點失措，就說道：

「這一來我們就趕不回去了。」

他頹然地說着，他心裏淸淸楚楚地想起了一切事情，他知道已經有人在挖他的位置，他只有趁早去討好校長纔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們不是都已經算好了麼？可是這一下子什麼都失敗了。

他像放在熱水裏的螃蟹，無地可鑽。他開始在這房裏踱起步來，忽橫忽直地，不知怎樣才好。他甚至於開始悔恨不該到山上來。

『到銀行代辦處匯一筆錢去，不也誤不了事麼？』

她聰明地說出這個辦法，像是經過一陣長時的思索。

『怎麼成？郵信當然也斷了。』

『不會電匯麼？那也一樣的。』

『要命的是這一件事並不能那麼公開，就是我們親自回去，也不能彰明昭著的幹，還得你像那一次偷偷放到她的手心裏去纔有用呢。』

『那麼，這可怎麼辦？』

她也覺得事情有些尷尬了。她的兄弟纔從××大學畢業，這一次不也是要到這個學校來做一個助教麼？本來這也要靠他的力量，如果他自己也已不能存在，別人還有什麼希望呢！

惟獨這一次，她才十二分對他同情，她勸他說：

『想想看，也許有妥當一點的辦法，不要着急呵。』

『早知道昨天就該走了。都是這該死的雨，總是落，沒有完，結果是把山洪也引下來了！』

『這都是天意，埋怨也沒有用。或許明天水就過去，雨三天路就修好，不也誤不了事麼？』

『怎麼能夠呢？這催命的雨，一直到現在還不停，哪裏就會收水！』

『那可說不定，睡一覺，明天就是好太陽。時候眞也不早了，還是睡去吧。』

雨聲還是有韻般地打着芭蕉，可是他卻縐縐眉，關了燈，伴着她一同走上樓去。

他懷着就要晴起來的希望睡到床上去，可是他不能入睡。纔躺下的妻不久就睡着了，他卻焦躁得沒有一點睡意。聽聽外面，仍然是淅瀝的雨聲，他以爲是自己耳神經的錯亂，他輕輕地下了床，走近窗口，雨聲就更聽的淸晰。

他想着爲什麽這樣湊巧呢，剛剛算計着該回去的日子，偏遇見了這樣的事，別眞就應了那位哲學博士同事的話，他今年流年不利吧？

若是眞的流年不利，就怎麽樣的舛錯都該出來了，那他的主任一定被別人擠下來，也許連一個教授也當不成。一時間，叫他這麽一個文學博士去幹什麽呢？而且生活是一天一天地擴大了起來，怎麽能再縮回去，像他從前在大學裏過着苦學生時代的生活？

想着這，他的心就不由得戰慄起來。他知道這些都是可能的事，都是馬上就要實現的……

他不敢想下去，他怕想下去，他知道那會把他的路逼得愈來愈窄，……

他若是只有一個人，那也還好辦。如今他還有那個妻，說得淸楚一點，那個妻肯貿然地嫁了他，正靠他的地位做吸引。還有他那個孩子，一直用心理學原理發了起來的，那又該怎麽樣貫澈他的訓練呢？

將來的路卽使沒有什麽可怕，眼前却是十分値得憂慮，値得着急。輕風吹動着肥大的蕉葉，這一株的也許撫到了那一株的，發出輕沙沙的聲音，像是近鄰相遇的寒暄。可是他對於這一切都沒有興趣了。沒有景物，沒有詩意，現實的危機把什麽都活生生地絞斷了。

『這還不是生死的問題呵！』他自己想着，於是想到那個僕人的哭泣，也並不覺十分可笑。

他莫可奈何地又躺到床上去，一時間他還是不能睡熟。可是漸漸地他忘記了自己，頓然間又覺得太陽傻人的微溫。他快活地醒轉來，他看見天是晴了，太陽正莊嚴美麗地從東方升上來。

可是當他眞個醒來的時候，他知道天還沒有亮，這一陣子又落着像傾倒一般的大雨。遠遠近近都響着急雨打山石的聲音，只是一片嘈雜。狂風還助着威，松濤雄壯地響着。

來：

他先是想到了宋徽宗的畫幅，隨着他就記起了一切的事，不由得失口罵了出

「該死的天！」

他不能再睡，只閉緊了眼睛，把兩手用力地掩住了耳朵。他在等待或是希望什麼呢？他或許一點也不知道。

溺

當着水上俱樂部江北岸的碼頭因爲遊客過多而沉入水中的意外發生後的第二天，報紙上就有很詳細的記載了。說是工程本就不是十分堅固，又加上星期日，人比平時多上兩三倍；纔有這慘劇之造成。落水的有一百幾十人，有三十多人是失跡了，——這就是說這三十多人大約已經葬身魚腹。雖然是從死裏逃出來的人們在岸上叫着「主啊主啊」的，也有哭着的，爲着那些還在水裏的相識者祈禱，畫着十字；可是靈魂已經逃出了的軀殼還是一具一具的浮上來，有一個四十歲的猶太女人，兩隻手各抓了一個七八歲的兒子，孩子們也好像很怕的緊緊抱了她的手臂；但是都死了，漂起來的時候還是這樣。眼淚在每個人的眼裏轉着，有的跪下去。有一個老年男人，兩個耳朵和手指都沒有了，結了紫色領帶的，不像是一個富有者的屍

身也發現了。在這一段記載文字之旁，就有一張女人的照片，是一個長着長睫毛，尖下頦的女人，有兩行娟秀的字跡寫着：『給我的彼得，你的琴娜。』

這個女人對我好像有點熟識，可是我不能說出來在什麼地方見過她，或是談過一句話。終於我想到這個照片我是看到過的，而那個男人我想到一定是巴沁·彼得諾維赤，一個街道歌唱求乞者。

他也在這慘劇中犧牲了生命，是我所未曾想得到的。

現在我告訴你我怎樣認識他，和我所知道的他這可憐人的遭遇。

在這件事情發生的前一個月，我纔到哈爾濱來，從住在這裏外國三道街的姊姊家喫過了晚飯出來，故意繞着走炮隊街，想在散步之後回到自己的住所去。纔轉過那條街去就看見街旁的樹下圍了一羣人，他們有的坐在低凳上，有的倚在牆下。在中間站了一個結着紫色領巾的人。我也向着那面走去，於是我看清楚了那個人。他的耳朵是沒有了。長着白而細的頭髮，他有五十歲左右，眼睛總像是在懇求着什

麼，發着使人愉適的亮光。他的臉上帶着笑，可是看得出來並不是表現喜悅的笑，頗有莫可奈何的樣子。他那正在抱着三弦琴的兩隻手，每個手指上都缺去了一節。他的嘴有時在微微抽動着。

他是在那裏等候着，圍着他的一羣人大約商議着請他唱哪一曲歌。有的要他唱『磚窰』『古老的家鄉』『紅衣的小姑娘』一個老太太要他唱『我的情郎』於是大家都笑起來。忽然一個聲音叫着：

『彼得，還是唱你那個「頂好的」吧。』

一大陣鼓掌和歡叫的聲音起來，有一個上年紀的人低低說：『唉，何必又要彼得傷心呢？』可是他的話好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那麼，請你們靜下一點去吧。』他用了遲緩的語調說。

他先在調弄着琴絃，等到人聲平息之後，他就起始唱起來這樣的一隻歌：

『為追尋你，琴娜，我的鬚髮花白了，

我是愛你，琴娜，從年青到年老；
我說我對你的心是永遠不變的，
我唱着使你厭倦了的舊調。

「明知道，我們就是再相見着，
你仍然要說：「你的樣子不是那樣好。」
可是我的癡情是深厚的，在想着，
曾經使你愉快過，忘記過煩惱。

「就許沒有一個人肯來信我。若是我
告訴他們，琴娜，我是愛過你的，
你是花樣的嬌花，一樣的好；

而我也有過好的青春的年少。

「過去像雲煙一樣的飄渺，

誰還記取開着丁香花的春宵！

可是，我對你是忠實的，石一樣的，

琴娜，你該知道；你眞該知道。」

他那蒼老的，微微顫動着的音調，淒迷而又悲傷地傳到每個人的心中。在最後的一句，他好像哭訴着。我看見他的眼睛裏眞包滿淚了，他的頭低着，所有的人也都靜默地發着呆。他擦擦額上的汗，說聲再見，緩緩地順着路向前走；聚攏的人纔也漸漸散去。

我隨了他走，遇上機會我就說：

「喂，朋友！我能認識你麼？」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訴他。

他好像有一點驚訝，立定了脚，看到我，也聽到我的話，就回答我：

『可以的！我的名字是巴沁•彼得諾維赤。』

他把他的手給我握着，在起初我有一點怕，後來也就不在乎地和他握着手。

『你的嗓子還是很好。』

『很好麼？不知從前了，你該信我從前我的嗓子不知比現在好過多少。人老了，聲音也就不同。』

『倒是因爲蒼老之調是使人最喜歡的呢！』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着，我問到他的家在那裏。

『家麼，這裏都可以做我的家的。』他指着路旁地窖裏的小酒店。

『你一定是很能喝的了。』

『什麼是能喝不能喝，酒醉了，就可以忘却許多苦痛是眞的。能全在醉中消磨殘年，不是省去一切的煩難麼！在我年青的時候，我的酒量在朋友中間是出名的，後

來爲了某一個原因，我一滴也不喫了。到再以後我又溺於酒；可是不如年靑時覺得酒是有滋味的。』

『很不巧，我和友人巳經約會好，不然，我們也去喝一次。』

『你也很能喝麼？』

『不能說是善飮，可是願意喝，願意在醉中過個無知無覺的生活。』

『年靑的人，你年輕，你有好前途，你應該保重你自己的身體。』他善意地和我說着，還輕輕拍着我的肩部。

『哈哈——』我苦笑着，『保重它做什麽呢，我有注定了一生的孤另！』

他也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們就默默地，一直到了七道街口，我們纔道着再見而分手。

『我在什麽地方可以看見你呢？』我又向他問。

『那祇好等機會，總之我是一個街頭人，我們不會遇不見的。』

他笑着我也笑着於是我們離開了。

我之所以離開相識者們幾千里之外，也是有莫奈何的苦心。每個年青人所禁受不起的失意重重地襲擊着我，接受了朋友的勸告，於是纔到這遙遠富於異國風味的地方來。可是能就如朋友之意，把一切都忘懷了麼？這眞是難說。反倒是對她的思念更殷切了。但是，我能找着新的境界——這就是說我新近常是沉溺於美酒的。雖然我知道這嗜好對我的健康是多麼不好，尤其是一個心臟衰弱的患者；但是若能自自然然地結束了這苦悶的生活不也是一件大幸事麼！同時，在沉醉中，我可以暫時地忘去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上的人。我最喜歡喝的是放着兩片鮮檸檬的「渥得加」酸酸的，辣辣的，有着火熱的力量，至多我總是隔一天就要到地下室酒館去醉一下的。

在高加索酒館裏我第二次看到了他，那是在五天之後。

我喝酒並不認定一個地方，我是祇要對我方便任何酒館都可以鑽進去的。這個叫着高加索的，是在一條橫街的口上，看起來是很簡陋的。光線也異常地暗，一陣陣地發着霉氣。因爲是上午，沒有什麼客人，電燈也就閉着。肥胖的老板，正在把酒從大瓶倒在小瓶子裏。

進去的時候，那個老板就放下他的工作，到我眼前來，露出所有俄國酒館老板的常態，說出許多絮聒的無謂話。我沒有理他，祇吩咐來一大杯「渥得加，」外切兩片鮮檸檬。

酒來了，於是我貪婪地呷一大口，不知什麼原因淚在眼裏滿起來。可是我放下決心，我又接着呷第二口。我用手絹擦去臉上的汗和眼睛裏的淚，一個手把着我的酒杯，一個手架在桌上支了我的下頦。我漸漸地看到了牆角的桌子上伏了一個正在酣睡的酒客。他的臉正是背着我，我祇能看到花白的頭髮。我又看到那三絃琴，堆在酒杯的一旁。我就想到這也許是巴沁·彼得諾維赤。我就問：

『喂，這是彼得麽？』

『誰？』那個老板正把裝好的酒舉到架上去，聽到我的話，很費力地把頭轉過來，他不自然地笑着，好像他的頸肉過多，取這樣的姿式是覺到氣悶的。

『在街上唱歌的彼得。』

『不是他還是誰！』他把頸子又轉回去，所以他說話是暢快得多了。『纔一開門他就進來了，到現在睡得像一隻猪。你認識他麽？』

『是的。』

『也說過話？』

『是！我在五天前認識他，也談了些話。』

正在這時候，他轉動他的頭，他的嘴裏哼哼唧唧的。可是一不小心，把放在桌上的空杯翻到地上，這碎裂的聲音把他驚醒。

那老板的臉紅漲着跑到他那裏，申斥他，罵他，強自把他那正在揉着眼睛的手

拉下來。

『不要緊，我替他賠償你吧。』我也站起來走過去說。

老板的態度立刻變了，嘴裏說沒有一定要他賠償的意思；可是我知道他是聽到我的話他的心纔鬆下來的，順着送一個現成人情。

『啊，是你！』彼得站起來，一手扶了桌邊，蹌踉地走了兩三步，『我記得我們見過的。』

他握了我的手，猛烈地搖幾下，我們就在他的那方桌子坐下。

『把我的酒拿來，另外再倒一杯。』我吩咐着。我又向他說：『我們五天前遇到過的，在七道街分手的。』

『是，是，我想起來，你說我的嗓子好，你說你也善於飲酒。』他的酒好像已經喝得不少，因爲說話的時候我聽出來他的舌頭有些不如意。

酒來了，在各人的面前陳設着。

我們都舉起杯來，各自道了相互祝福的話。他的酒量比我大，一口就減少了近半杯。

他喝完了，用手抹着鬍鬚，眼睛望到了沾在紫色領巾上的酒漬，就從袋裏掏出一塊破舊的手絹，很經意地擦乾。我就看到了他的項間懸了一個金質的心型。

「那是紀念你的母親的麼？」我向他問。

「這個麼？」他用手指着，「不是的。是紀念着我的翠娜。」他說到那女人的名字，稍稍有一點異樣的光采在他的眼睛之中閃着。

「她死了？」

「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我的」意思，是曾經有一個時候，她是我的。可是現在呢！我一點也不知道。」

他說完話，很傷心地，自己又喝了一口。低下頭去，稍停些時，他自己把那心型取下來，打開來看着。我看見他那微顫的雙手！我看見在他眼睛裏打轉的淚，我趕忙把

頭低下去。

『年青的人，你可以看看我的翠娜。』他的聲音拉長着，又低又慢，像八九月的秋蟲的鳴聲。

我不得不擡起頭來，把那心型接到我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個年青女人的像。因爲時日過久的關係，顏色從黑變到微黃。那女人的嘴長得頂好看，鼻子還說合，眼睛也有神，長睫毛，祇是額部像是有一點過闊。全部說起來，也很可以算是漂亮的，下面就寫着：『給我的彼得，你的翠娜。』

『她就是你歌唱中那個翠娜麼？』

『是，是可是她現在並不是我的。』他憂鬱地吐了一口氣。『但是我仍然愛她，一直到我呼吸世界上最後的一口空氣。』

他說過就起始哼着一個調子，像是不經意的，並沒有唱明裏面的字句，可是我知道這就是那隻歌；他的眼淚又滿起來。是對他的同情，是傷感我自己；我也茫然地

眼睛濕潤起來。

他看到我這樣子，就和我說：

「年青人，我們先乾了這一杯酒，然後我願意告訴你我們的事。」

我們舉起杯來，輕輕地敲了一下，就都一飲而盡。他於是用了遲緩，斷斷續續的語句告訴我他的事。他的聲音是粗沙的，也許因爲在這時候他喝的酒過多。

「我遇見她，正是丁香開放的時節。我那時候二十一歲，她呢，大約衹有十九。我的家在依爾別茨村是第一家有錢的人，我們有廣大的田野，養着無數的馬，騾子和牛。就說獵狗和拖冰爬的狗就有六十多個。我的父親做過政府的官吏，雖然他的職位並不是十分高，可是從此就更受鄉人的敬仰。他是嚴厲的，但是很正派。現在想起來我追悔了，如果我能完全地聽他的話，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天。上帝，你保佑他的靈魂！

「春天中之一天，父親帶了我和我的兩個哥哥到離家六俄里的灰熊林去打

獵，我們一共有將近二十人。我是善騎的，我的馬也跑得最快。在一個岔路上我走錯了路，可是我並不知道，一直還是向前跑着。我的馬闖進了一個不知名的村莊，我就下了馬。同來的人一個也不見，我纔知道我是走錯了路。我的馬需要點飲料，我自己也有一點疲乏。於是我牽了馬走進去。我看見一顆大丁香樹，那下面正有一個年青的姑娘在打水。我漸漸地走過去，於是我看清楚了她那使人着迷的樣子。她是紮了紫頭巾的，赤着脚，穿淺黃布的衣裙。我好像呆了似地看着，她突然賣弄地擡起眼來，我覺得一點不自在，吶吶地說着請她給我一點水。

「她的年紀雖然青，可是比我還大方，她特意爲我打了半桶上來。我走過去，把水倒在石槽裏，說聲謝謝的話。她並沒有走，她走過來撫摸我這匹馬。我的馬是很漂亮的，在白色的毛上，長了梅花樣的黑斑。我站在一旁，總是在她不留意的時候眼睛像要把她吞下似地望着她，終於我大膽地問了她的名字，她的住處，和她家裏的人。她告訴我她叫琴娜，母親已經死去，父親開了一家鐵店，他們就住在那裏。她也問過

了我的，聽到我告訴她的話，就顯出了一種特別神態，高興而又殷勤的樣子。她又說她的家門前也有一顆丁香樹，從這裏走進不遠就可以看到的。她問我喜歡丁香麼，我說喜歡的，她就爲我摘下一叢來，插在我的胸前。她微笑着！我呆定了似地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這時候我的父親，我的哥哥，和隨從的人們都跑進來了，看到我立刻停住了馬。父親說因爲不見了我大家多跑了許多路。我告訴他我的馬渴了，蒙這位姑娘的好意送我水，我就爲他們介紹着。父親露着不屑於理的樣子（他對於窮苦或是沒有身分的人永遠如此，）我的大哥亞力賽點過頭之後，特意地看着我和她的臉，伊萬是沒有什麼的，他正在把一叢丁香簪在馬頭上。我上了馬，說過再見的話，我們就走了。

「我父親不認爲這件事是使他滿意的，他的理由是憑他的眼睛看出她不是一個好女人而且她一定還是沒有錢的人。亞力賽暗地裏告訴我她是一個盡人皆

知的壞女人，因爲她漂亮，有很多年輕人和她纏過，而且都上了她的當。（到後來我纔知道亞力賽就是上過她的當的一個人）可是這有什麼用呢，她那嬌美的樣子已經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就是我知道她是魔鬼，我也情願死在她的懷中！

「我什麼也沒有顧，在閒暇的時候我就到她所住的村莊去。她是很能唱，我就替她彈琴，倚在水旁的柳樹下。她是愛丁香的，當丁香凋殘了的時候，她就送我一個丁香色的紫領巾。就是——就是仍然隨了我的。」

他停一停，把他的領巾指給我看，他用了那領巾擦乾在眼睛裏的淚珠。

「當我的父親知道了我和那個女人竟好起來，而且他也知道了她是一個鐵匠的女兒，又有極不好的名聲，就大大震怒了。他給我嚴厲的申斥，要我立刻和她斷絕關係。可是這如何可能呢，她的品行和一切事我也不是不知道的；但是自從我認識了她，我自己就以爲她不是那樣的女子。暗地裏也有人說她這次不是在遊戲着了。再說我對她的愛是深摯的，就是現在能遇到她，我仍然能原諒她的一切，也還是

愛她的。我知道在父親的眼前分辯和懇求都沒有用的，在心中我自己已經決定了我所應該走的路。

『什麽是我的路呢？就是和她約好了一定的時間共同逃亡。是在一個大淸早，我偸了父親的兩千五百個盧布，帶了我的三絃琴，騎了馬到我們第一次相見的井旁去。我的心是旣擔憂又充滿了喜悅，遠遠地就看到她那模糊的影子。到了眼前，我就跳下去，扶着她上馬，我也隨上去。

『「到那裏去？」我問她。

『「隨着你，永遠地！」她熱情地回答，輕巧地把她的嘴印在我的臉上。

『我任了我的馬奔馳，到了午飯的時候，就停在一家小飯館那裏。飯後我們仍然繼續我們的路程。這樣我們一直跑出了離家五十俄里的一個村莊。那裏有通彼得堡的鐵路，我賣了那匹馬，乘火車到了彼得堡。

『我們衹租了一間房子，因爲錢的綠故，她好像一點也不在意這些。她最喜歡

的事是要我和她在街上走，或是去看跳舞，看戲。她也很願意買漂亮的衣飾。對於錢這一層，我們祇知道消耗，可是不知道如何使它增加，漸漸地就要到窮困之路。那時我們在彼得堡已經住了一年。

『我眞有點着慌了，我的家對我已經沒有一點音信，而我也沒有眞能幫我忙的朋友。我想起了我的三絃琴！我就自己走着去見戲園的主人。但是沒有人肯要我，甚至於很少人肯聽一聽我的藝術如何。同時我們的錢呢，眼看着就要一文無有，陷入絕境了。

『在一天的奔走之後，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就是她悄悄地離我而去。天啊，那時候你想我是多麼難過！我看到了她留給我的短箭，我用打戰的手展開讀着。那上面寫着她離開我是爲了我的，因爲她以爲是她陷我於如此悲慘的境况。而且，她坦白地告訴我她不能過窮苦的日子。她是去找能給她舒適生活的人，可是她的心說是祇愛着我這一個人，祇記掛着我這一個人的。

「我的神經昏亂了，我跌在地板上。在醒來的時候，仍然是一個人，冷淸淸地，我知道我不能再回到我的家去，我祇有飄流之一途。

「於是我就成爲一個賣歌的人。我常時唱出了胸中的哀怨，我又成爲一個好喝酒的人。一個冬天，我在相近赤塔的地方迷了路，爲風雪所襲擊，就失去了知覺。一個好心人把我救到他的家中，那結果是——」

他把那沒有手指的手舉起來，像沒有枝葉的兩顆短樹在風中顫動着。

「我的手成了這個樣，我的耳朵就再也沒有耳輪！這是神給我的懲罰，我對她沒有一點怨恨。三十年的奔波，我沒有得着一點她的信息。但是我不灰心，這世界還能容我活下去的，就是和她相見之後立刻死去也是甘心的。就祇有一分鐘的時候也好，看看她的樣子，聽聽她的聲音；或是能有那機會把舊日的恩情再提起一點來，我就滿足了，就覺得這一生不是空空地過去。我們是快活過的，年青的人；可是現在呢，青春和歡快都飛逝了，我是一個人伴了愁苦，無着無落地……」

他的眼淚已經流出來，在他那劃着深刻縐紋的臉上，曲折地淌下來。

我又要了兩杯酒，我祝福他來日之能達到希望。

「我謝謝你，我是太老了！」

「不，不，神不會使一個忠於愛情的人失望的。」

可是他是在這次意外之中死了，他的希望仍然是一個希望。

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就寫了一位有錢的皮瓦西洛太太爲慈善的原因收菲了他的屍身，在南崗大直街旁的墓地中。

後來因爲順便到那裏而去看一次，守墓的人領我到新栽的丁香樹那下面的一座墓旁。我看到那裏還遺留着乾枯了的花圈，墓前還有一座雲石的短碑。

我恭敬地脫下帽子。隨後就看到那碑文是寫了這樣的字：

「巴沁・彼得諾維赤睡在這下面，他是一個最忠實的愛人。祇有他懂得愛，知

道爲愛犧牲，爲愛而受苦着。」

下面記着年月日，還有和那相片字跡相同的「翠娜」兩個字。

他往返地在這間房子裏踱着，這一天他是很早就起來了，（也許更確實地一點說，他昨天晚間就未曾睡，）他忘記了已經走過了多少次。壓在他心上的一件事，像是有着千斤的重量，使那支撑着他的身軀的兩條腿明顯地覺出來；可是他不能停止，他一直是這樣踱着，從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忍了不眠的疲困，到太陽把光亮照到窗子上。他好像已經忘記了一切的事，只是那一件事佔了他的腦子，只是那一件事……

他有時候用右手抓了左手，有時候又用左手抓了右手；他還會把兩隻手緊抓了自己的頭髮。他時時看着放在桌上的小座鐘，他忘記了時間是如何地溜了過去。他只知道現在是七時二十八分，他想着只要再有三十二分鐘，就什麼都過去了，什

麼都算完了」

「我該怎麼樣做呢？我該怎麼樣做呢？」

他頻頻地把這同一的問話問了自己，可是他却是茫然的。將發生的事情是不幸的，不只是他一人的不幸，也是他們那一羣人的不幸，或者也可以說是人類的不幸。他沒有能力來阻止這件不幸的事，他只能焦燥地憤怒地來回踱着，等待着時間把這件悲慘的事情帶了出來，在歷史上劃着一條黑線，然後把因了這事情而生出的悲哀分給每個人，尤其是他，他自知他會有最深的疚痛，如草木一樣地在他的心上生根。

他記得那一次他故意到法庭上去旁聽那個人的被審問，他換了平日的衣裝，他還戴了黑色的眼鏡。就是這樣他總還覺得他已經被人認出來了，他想卽刻退出去；可是他又想到那樣將更會被人認淸了，尾隨他然後也加以拘捕。於是他忍了下來，他坐在旁聽席上，裝成十分自然的樣子。

那一天旁聽的人并不多，有的他還知道是相識的人，雖然他們也換了樣子；可是他仍然能清楚地看到。他坐了最後一排左首的座位上，他總以爲入口和出口的門崗的眼睛在望了他，在他自己的眼前呢，穿過了黑色的玻片，望到的只是黑壓壓的景物。

他知道面了他的木案後面，坐了五個人。他們穿着道袍一樣的外衣，十分安詳而平穩地，決不像他們將斷定一個人的命運。在這個社會制度之下，他們是被推舉出來統轄着整個的社會。就有多少人在他們的判決下過了幾月到終身的監禁日子，或是喪失了性命。那些人不一定是不願意活下去，有的人還希望他們能活了下去；可是他們却能以整個的社會來說，要他們暫時地或是永久地離開這個社會。

第一個被帶進來的就是那個人了。他聽得見鏘朗的鐵鍊聲音，當着那個人艱苦地移動着脚步的時節。他看到他更瘦了許多下去，在蓬亂的頭髮下，有着那張沒有一絲血色的臉。走動的時候他的身子在幌着，他的眉毛緊緊地縐了。一個穿士拉

了他的右臂，像是怕他傾跌下去也像是怕他會逃走似的。但是他是疲乏極了，走動都是那樣吃力的，看得出他只是等待着他們的判決，雖然他有不屈的精神，可是實際上他已經全然失去反抗的能力了。

坐在旁聽席上的他，幾乎是有一點怔住了。他知道他是被警局的探員捕了去，他知道他們會給他什麼樣的酷刑，不是有一個友人就在電流椅上喪失了活着的的機能被放出來的時候，就成爲一個癱子麼？雖然只有兩個月，他想像得到他所受的苦處。他的眼睛突然間濕潤起來，漸漸地注滿了淚水，他自知不該使它流下來，強自忍着，故意張大了眼睛。他想着幸好他戴了黑色的眼鏡，否則一下就會爲別人看出來了。

當着他囘復了心境，審問已經開始了。那個人是以細弱的聲音囘答着，一個肥胖的警官，把右手叉在腰上，立在木案的前面時時傳達着他的話。

『你大一點聲音說呵！』

那個像一條猪的警官會突然間不耐煩地叫起來。

『我只有這一點聲音，你要我怎麼辦！』

他也氣憤地叫着，臉有一點漲紅起來；可是他的聲音仍是那樣微小，使人都覺得他絕不像是那惡魔一樣的人物。

若是在警所裏，也許那個警官就會去踢打他，懲罰他的不敬，在這裏，也就是哼了一下鼻子，像是不屑於和他爭辯似的。

他的信仰與工作都被問到了，也確定了；於是那個聰明的法官又以極安善的語調問到他的同伴們。

『只要你肯說出來，對於你沒有什麼不好處。』

他却默默地，不說一句話。

『你知道麼，你被捕來，也是你的同伴賣的，你為什麼還這樣忠心呢！他們能來陷害你，你為什麼還這樣固執？』

他仍是不張開嘴，堅強的意志從他的眼睛裏冒了出來，他的眼睛是光亮地閃着，好像在說着：「從我這裏不會使你知道什麽。」

坐在中間的那個法官，摸着自己的下頦抓着纔冒了出來的鬍鬚，用力地向外拉着，好像一下子就要把它們拔了出來。頭部微微地搖着，把眼睛從眼鏡邊外向外偷偷地張望着。於是他又把拉着鬚尖的手握成了拳頭，輕輕地擊着自己的前額，突然像是被他啓發了什麽樣了不得的智慧，就帶了一點狡猾的笑容繼續着問下去。

「關於××坊殺死兩個人的那件事呢？」

「那是我的事。」

坐在那裏諦聽着的他，聽到被提說起來的這件事，心就陡然地起始兀兀地跳着。他沒有想到他把這件由他親手所做的事也承認了。他的心中想着：「他爲什麽這樣做呢？那明白是我做的事呵！這樣子他就會喪失了性命！」

「你爲什麽要殺他們呢？」

「那是命令！」

「就是你一個人動手的麽？」

「對了，我一個人！」

「他們也沒有和你爭鬥？」

「我不容他們反抗，已經開了鎗。」

「你的鎗呢？」

「忘記丟在什麽地方。」

在他聽着，這却是一件多麽可笑的錯誤呵，他還淸楚地記得那件事，那是他奉命動手的。被殺死的兩個人，也是他們的同伴，因爲已經有不忠的事情，所以他就受了命令引誘他們到××坊的一幢空房裏。事前他已經弄好了鑰匙，把上好子彈的手鎗放在衣袋裏，說是請他們一同去看一所訂好的住房的。他開了門，請他們都走進去，走到樓上，說是要打開窗子流通一下空氣，就乘了他們背着身子推着窗子的

時候，起始射擊了。一個是應了鎗聲倒了下去，那一個却像猛獸一樣地撲了過來，把他打到地上，可是他仍然緊緊地握了鎗，沒有忘記搬動機紐，於是第二個人也倒了下去。

在地板上他們翻滾着，顯然是他們並沒有死去，他就又發了兩鎗，看着他們不再轉動了，臥在血泊中。

他就倉皇地跑了下去，仍然懷了那柄鎗。因爲僻靜的地位，并沒有一個人爲他驚動，他是從容地回到家中，把鎗仍然放在地板的下面。爲了這件事，他受着總部的嘉奬，他是被認爲能幹的同志。

可是那個人却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招認了那是他所做過的事。他所說出來的經過是使人發笑的。他自己知道得最淸楚，因爲是他所做過的事。

「你知道麽，殺人是要抵命的。」

他點點頭。

「你還是殺死了兩個人。」

「我是預備死的，可是我只有一條性命。」

坐在那裏的他，感覺得針刺心的痛苦，想立刻站了起來大聲喊叫着：「我是兇手，我是殺人犯！」

這是確當的事，他想着，他不該任那無辜的人來代他承受罪罰。他自己不也是一條血性男子嗎？要別人來替自己死，是多麼恥辱呵！可是他却繼續地聽着關於其他的許多事。所有非法的事他都承認下來，他清晰地知道許多都不是他做的事。他幾乎不再等候那慢洋洋的問詢，就一直逃說着一切的事。他說得很清楚，眞像是他做過的一樣。

於是他想到了，卽使他自己站了起來，把所做過的事直認出來，也不過是平白地把自己犧牲在裏面而已。像這樣的犧牲不是很沒有用麼！他決定不說什麼了，他望着其餘他所認識的人，他們也都是十分平靜地坐在那裏。

法官也像是很驚訝了，想不到這樣一個文雅的人做出來這麼多可怕的事。他不再繼續審問，就吩咐警士帶了下去。他踹跚地走着路，鐵鍊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這一次他是被引導着在他的面前經過，他看見他那頭上冒了出來的汗珠，他一面走着一面在用那汚穢的手抹着。

他忘記了那黑色的眼鏡會完全遮去了他的眼睛，他是親切地望着；又有淚珠在他的眼睛裏滾着，他想得到一個好同伴又完了。

當着這件審問完了之後，他也想站起身就走的。可是他怕爲別人看出來些什麼，就坐在那裏不動，等候着下次的審問。下次的審問是一件盜匪的案件。

他雖然是坐在那裏，却沒有諦聽，他的心完全在想着那個人。在以前，同伴中有許多是這樣地死掉了，他並沒有如何傷心過，這一次却眞是有些不同，他無論如何沒有能屏除這個人的情感。他知道像是他們這樣的人，不該這樣地就被打動，可是他的心一直在苦痛着，他還想到了那個人的已經有了身孕的妻。

「他是不該死的，他爲什麽要死呢？」

他起始反復地問着自己，一層陰影就遮了過去，他想着他自己是該死的，

「我殺了人，我是兇手……」

他又這樣想着，他的心音起始劇烈地跳動。

「——我不能要無辜的人爲我死去，我該自動地說出來，兩個人是我殺死的，該由我爲他們抵償。」

突然間他站了起來，可是他並沒有那麽魯莽地就喊叫出來，他機警地想到該退出去了，就提起脚步輕輕地向後走着，他故意裝成十分自然安詳的樣子，可是他仍然覺得多少眼睛在看着他。

已經到了出口的時候，忽然拿在手中的呢帽落到地上。他正是想到一步就可以跨出了是非的所在，這件意外的事使他不得不停下了。他想着就裝成不知道，不必拾起就走出去也就是了。他纔走一步，就有人在他的肩上輕輕地拍着：

『噢，先生，你的帽子掉在地上了。』

他頓然間出了一身冷汗，他轉過臉去看到這個和他說話的正是穿了黑長衫，銅盆帽，有着魁梧身材的人。他一下子就知道這是一個有着什麼職務的人，他順了那個人的手指望去，就回去彎身拾起來，還訥訥地說着：

『謝謝你，謝謝你……』

當着他俯身下去的時候，他就看到那個人粗大的手掌，還密密地生了黑毛，有一個手指上套了一只笨大的金戒指。

他記得隨後他就匆匆地走了出來，他總以爲後面已經有一個人尾了他，他不敢堂皇地回過頭去望看；可是當着他故意停下了脚步，他就覺得在他的身傍也有一個人停了下來。

『這怎麼辦呢？』

他自己在心中思忖着，他就不敢直接回到他所住的地方去。他任意地走着這

條街又去走另外一條，初春的天氣裏，他却流着許多汗。他連擦拭都不敢明白的做出來，生怕更引起了尾隨者的疑竇。

終於像遇救了一樣地在路上他遇見了一個同鄉友人。往時也許看也不願看一眼的就走了過去，這一次却顯出了希有的親熱，在路傍停住了脚和那個同鄉說：

「我正想去看你的，——」

「好，一路到我的家裏去坐坐吧。」

這正是他所期望的回答，他的心卽刻放了下來，他就隨了友人行走。他走到了友人的家，他在友人的家中吃了晚飯，故意挨磨着時辰，一直到很晚很晚的時候他纔回到自己的住處。

他十分愉快地想着已經擺脫開的危險，他是一面走着一面吹着口哨，街上的人少了，他是適意地在廓寥的街心行走。……

自從他聽到了那倆人將被執行死刑的消息，他就像失去了一半的靈魂。在傷悼失去一個同伴之外，他有着自己的孜恨。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沒有能入睡，他本來是想着睡去的，可是他連靜靜地躺在床上的能力也沒有。他幾次睡下了，過一些時又爬了起來。

他起始在房中往返地踱着。想起來那個被囚禁的人聽到將要被處決的信應該如何呢？他的臉色該更變得蒼白了吧？像粉一樣的白。他會不會怯懦地，像孩子一樣地哭了起來呢？他的眼睛裏總該含了淚，他會想到了遺下的妻，和還未曾出生的孩子。

爲了信仰，他也許會覺得死也是愉快的；可是實際上他不正是和他一樣麼，對於生有着熱烈的需求？他們都是年青，該多做一點事，爲自己，爲全人類；可是一個却要在注定的時日被強制地停止了活下去的機能。

他就是一直走盡了這初春的長夜。他看着晨光漸漸洗淡了無邊的夜色，疲困

發僵地佔據了他的頭部。他的頭像是爲人塡滿了泥土，重而澀地架在肩上。

心是重的，頭是重的，腿也是重的了。

雖然是艱苦地挪動着脚步，他也不能坐下來。他搓弄着手掌，像是想把外皮磨了下去，因爲抓着自己的頭髮，手指上就有一根兩根連了一點肉的黑髮。但是他並不感覺到疼痛，他把什麼都忘却着，只有那一件事據佔了他整個的人。

時候是七點三十五分鐘了，他驚惕地想到那個人該被獄丁提了出來。他是不是知道他就要死了呢？去提他的人一定會說着：「先生，你的時候到了。」他該怎麼樣呵？是不是他的臉又會陡然間變了樣子？無論如何，在人生上這也是一件大事呵！

他仍然是往返地走着，把眼睛偸偸地溜着那時鐘。他很怕知道那針尖是在移動着，可是當着他去看的時節，雖然很細微，也看到是與前一些時有點不同了。他就想到他已經走出了監獄，上了囚車。囚車裏是不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天日呢？在死前他一定渴望着再看一看他所居留過的世界吧？可是那囚車上會有窗子可以望着

外面麼？不會的，他很知道，他在街上看到過奔馳着的黑鐵囚車。

他一定是失望了。他是站着還是坐着？這時候他會想到了些什麼？也許他什麼都不能想了。這是一個大的刺激，能把他的心胸都擾亂了的。他或許是傍了鐵板的車箱立着，窺視着外面，爲他所看到的只是青青的天和浮在天上的白雲。對着這極單簡的景物也許引起了他的懷念，他將想到覆蓋在雲與天之下的有無數的人，有他也有他所愛的人；可是他現在是被運送到一個地方去，在那裏他將被了結了性命。

這樣，他眞會嚶嚶地哭了起來，這眞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呵！

在這間小小的房中他來回地走着，他忘記了自己是在走着的，他的心是浮在空中，而空中又擠了那麼多其他的物件，壓榨着他的心，使他感到難忍的窒息。他連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困苦，到哪裏纔能使他安適地吐一口氣呢？他想着也許自己正是一個懦弱的人。那個將要死去的偉大是値得欽佩的，可是他一下子就想到卽使

說明了不過是多犧牲了自己，使別人失去了一個好同伴。他原是有許多事要做的，這樣沒有收獲的捨身，是多麼沒有用呵！

七點四十五分鐘了，他想到載運着那個人的囚車也該在××監獄的門前停止了。雖然那地方是在這個城市遠遠的西面，十分鐘的駛行總可以到達了。車停了，他會爲警士架了下來。對於這整個的世界，這是最後的一瞬了。他知道在那邊已經是郊外，一條鐵路在東面過去，其餘只是一些窮苦人居住的茅草房。但是這一切簡陋的景物，在這時候會在他的眼中開着花，而且那不爲人踐踏的空地上，正有向上生長着的綠草從地中鑽了出來。是的，什麼都是好的，什麼都是在活着，可是他却要走向了死亡。

他定然是停止了脚步，呆呆地站在那裏，留戀地望着周圍。他會不會半瘋狂地，不顧一切地起始拔脚奔馳？那時候押解着的人會制止他，也許把他打翻在地上，在臨死之前，他還要忍受着人類給他的虐待。

在想像中他是走進了這監獄的門，他是第一步和這個世界隔開了，當他仰起頭來的時節，仍然能看到靑靑的天，張在世界的上面。但是此外他所能看到的，只是灰色的水泥的牆和一些在鐵窗後陰鬱的臉子。他們都是像獸一樣地鎖在裏面，等待着生命上最後的決定。

在寂寞的，悲慘的，無聲息的就死之前，還是鎖在脚踝上的鐵鍊爲他奏着單調的哀樂。可是到死他也還沒有自由的手脚呵！他爲它絆鏈着，一時也未曾離開，走起路來只能覥着身子。

他想到他會又被帶到一個法官模樣的人前，那個法官的態度是安閑的，也許正在想着怎麼樣快活地消磨着當天的一個夜晚。

他會被問到自從審問以來問過千百次的姓名，籍貫，年歲與職業。於是他的判決會被淸楚地讀出來，全不顧聽着的人神態上與心情上有着如何可怕的變異。於是像是顯出大量的仁慈一樣，會問到你有沒有什麼遺囑。

他也許一時沒有聽見，一切的聲音都從他的耳中飛走了。那個法官會有點不耐煩地問着他第二次。

『你還有什麼遺囑麼？』

可是他或許仍然沒有聽見，站在一傍的警士會拍着他的肩部，那個法官把聲音再提高一點說：

『我問你還有什麼遺囑沒有？』

這次他是聽到了，可是訥訥地不知道說什麼。他能有什麼樣的遺囑呢？活下來的人自然有人照顧，其他的事，大約他不願意再說出些什麼來的。

他就該搖搖頭。

這以後就該是那個穿了黑長衣，把十字架掛在胸前的牧師來到他的面前了。牧師的臉上是平和的，許是從生下來就接近着上帝，於是上帝賜給他豐衣足食。平時要有許多件好事由他們的手中完成，來在待決的囚犯的面前，要他們做那最後

的懺悔，也是一件了不得的功德。

當着獨自在房中走着思索着的時候，他的氣就冲起來了。他想着那是一件多麼無用而可笑的事呵！甚至於可以說那是殘酷的舉動。一個人要死了，還不給他一點寧靜麼？為什麼要一個穿了長袍的猴子在他的面前幌來幌去，說着一點也不着邊際的話呢？就說是那個將死的人死後升了天堂，又有什麼用呢？到那樣的時候纔用憐憫的眼睛望着，慈善的心腸感動着，即使眞是一個罪人，不也是有一點晚了麼！如果像他那樣，不是一個犯罪的人，只是被罪惡的社會所不容，他要聽那些沒有用的話做什麼！

他知道他不會像那些愚笨的罪人一樣，俯着首等待着牧師的一點聖水灑下來，他也許會叫着：

「我不要你這僞善者在我的面前！」

那個牧師當然會仍是十分仁和地向他說：

「孩子，聽從我的話，懺悔生前的一切過失吧，主在天堂待着你呢，」

「滾你的，我不要聽你的……」

他這樣高聲地叫着，他的臉也就能漲紅一點起來；於是他就會被警士強制地拉走了。

一直在想着的他，忽然想到了常着他個人被問到這嘮的時候，會不會把一切的眞情都說出來的事件。

他的身子打了一個寒戰。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死亡的可怕橫在面前，爲了一點對於生的願望，他會把什麽事都說出來。他也許想着這樣可以減輕他的刑罰，於是就說出來眞去動手殺人的姓名和住址，如果能要他不死的話，也許他還可以對質。

這樣想着，他那沉重的心起始在抖着，他整個的身子起始在擺動，他喃喃地說着：「這不是不可能的。……」

這裏。

他失措地，更加緊了脚步，他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末了他是想到了，他該離開

他就抓了帽子放在頭上匆匆地走下樓去，當他走出門的時候，正遇到房東的

女僕從菜場裏囘來。

「×先生，你到那裏去呵？」

「去看一個朋友。」

「要囘來吃飯麼？」

「不囘來，也許這兩天都不囘來。」

在這個時候，客堂裏的壁鐘起始敲了，他的心中默數着，數到了八下，他的心像

是猛然間沉了下去，他的眼睛裏也許有淚滾出來了，可是他趕緊就轉過頭去，他想

到那個人也許不曾死，就立刻拔起脚來走了。

「到哪裏去呢？」

在路上獨自走着的時候問着自己。

「只要不是這裏，哪裏都好的。」

他滿意地鬆快地吐了一口氣，像老鼠傍了屋牆下一樣地沿了街屋與牆根走着。

灰暈

我寂寞地坐在房裏，孤獨的幽思在使我的心成爲一片死灰；於是慵慵地拉開了抽屜，翻着幾年來的舊稿本。在一本有着淺綠色的封面的最後一頁上，我看到了這樣的對話：

『你坐在那邊生氣麼？』

『不。』

『臉也紅了，還想否認。』

『我不生氣。』

『總是瞞我，有什麼事惱了你，不妨直說。』

『你駡我！』

「兒字到底配不配稱？」

「我兩人這幾天總是兒？一點也不使我痛快。」

「那麼你能不能使我願意你呢？」

「不要放下紅臉給我看！」

「對我應不應該這樣兒？」

「×，嘴這樣笑話。」

「笑給我看，×！」

這×是用以代表在這寫着的對話中間夾着的描畫着的心的輪廓。在這裏，是一種稱呼。

雖然我的筆跡和她的早就爲人認着相像，可是我自己仍然分辨得很淸楚。在後面祇有她的話，我記着那時候我是用了點頭，搖頭和沉默代表了我的語言。我也記得那時我們一定是在圖書館裏。談話是所不許的纔寫到稿本的上面；但是想不

到在我全然成爲一個人了的時候被發現，追想着過去的情景，淸晰而遙遠的，傷痛如急流似地從心底衝出來，我的眼睛立刻蒙了一層淚。眼前的也都燦爛着，可是那是屬於別個的。我的悲傷更濃重了，我把臉埋在我自己的手裏……

女人眞是莫測，在好着的時候爲一般所欽羡，也認爲是理想的，完美的；而終於還是走到女人們慣了的路上來。把我陷入如大多數的男人所落下的淵谷一樣，包在無盡的傷愁之中了。

想去丟開，是像使影子消滅一樣的困難。

記得因爲是日子過得太平靜了，爲使生活逼眞，有時就有小小的風波。那原因每次都可以說是很渺小的，一直從前就沒有一點不忠顯出來，所以引起二人間的氣憤的，全然是可有可無生活上小小的不滿。

就說上面寫出來的一節對話吧，那我也分明記得是因爲她在一個休假日的下午隨了她的女友去拜訪在××大學的女友，在晚間來遲了因而惹起我的氣惱。

其實這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麼，我那時就以爲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在走之前她也要我到上海去看看朋友，省得一個人悶悶地在學校裏；可是我那時候祇着重在問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五點半鐘吧。」

「我等着你喫晚飯。」

「若是過了六點鐘就一個人去喫好了。」

「我不，我要等你！」

那一天的下午我不是數着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麼？焦急着時間之遲緩，我從宿舍跑到田野中，儘是覺着已經消磨了頗長的時候，到回來看也不過二三十分鐘。像這樣地挨到了五點半鐘，也並沒有她的蹤影。胸中的忿恨，立刻濃厚地罩上來。

這也可以說是愛情上的一點點神祕，對於別人都無關的都可忍的，到了她的身上就成爲絕不能淡淡然地過去。

看到許多纔從家中回來的同學使這沉睡了一日的校舍重復活躍起來，夕陽在草地上投着黑長錯綜的影子，我是一個人地倚在圖書館的門前呆然地立着，在我眼前走過去的人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相識的人和我打着招呼，可是我的情感沒有一點變動，祇深深地沉在寂寥中。

晚飯的鐘聲，三下一停地響着。

我仍然是站在那裏，我的心突然又被她在途中發生意外的事所擾亂。

從平日和她同行的經驗上看，她是太膽小而又最容易遇上危險。每次穿過一條路的時候，她總是拉牢我的手臂，已經是最安全了，她有時還要嚇得紅漲了臉。她純然不是能窈窕地安詳地在路中間也許踏着蹀步的女人，雖然她的智慧不比任何女人低。但是這一次，她們能像我那樣耐性地引她過去麼？萬一她自己走着的時候撞上了危險……

我的心不能寧靜了，我追悔着不該要她去，眞若是有了意外我該怎麼辦呢？

那時候對她的怨恨減下去了！我的心中祇盼望她能平安地囘來。

看到她珊珊的身影在月光下朝了我佇立的地方走來的時候，我的臉漸漸地又爲忿恨的火燒成紅紅的。我故意把頭轉到另外的方向去，果然她柔和的聲音起來了。

「依，我囘來了。」

可是我呢，故意裝做了冷然的樣子，沒有說什麼話，祇把眼睛望着二院樓上的校鐘，然後纔緩緩地向着她。

「我知道我晚了，你喫過飯沒有？」

「我還沒有。」我拖長着低低的聲音說。

「要不然也不會這樣晚，我們在那裏喫過飯纔囘來的。」

「我早就知道你要喫過飯囘來！」我在這句話中，充滿了抱怨的意味。

她立刻偎到我的身傍。她的眼睛仍然含情地望了我。

「又是在氣着了，心，你喫過飯沒有？」

「還沒有！我是在等着你！」我提高了一點聲音說。

「快點去喫吧，餓壞了眞不是事。」

其實在這時候，不是可以很自自然然地結束了這件事？但是活在粉色的日子中，人是成爲一點放肆的了，就是有時候從這上而引起些不快來，也覺得頗有意味的。於是我就負氣地說：

「我不要去喫。」

我的眼望了地，還是拉長了臉子。

「那爲什麼呢？」她仍是小心地問着。

「我不餓，我就不想去。」

「依，太不聽話了。餓出了毛病，就該後悔。」

「你不要管，自己死了都情願！」

『說這話麼，你不顧我麼？你早已是我的了，你不顧惜，我却不要你這樣呢！』她的聲音稍稍提高起來。

『你還惦記我？我若是有一點我的影子在你的心上，你就該早些回來！』這話，的確是寃屈了她，在那時候她是眞愛我的，也時時惦念我的。可是我有孩子一樣的任性，並沒有想到使她如何傷心，也順口說出了。

而她，也就顯出倔強個性來，她雖然沒有說什麼話，在臉上也顯出不好看的顏色來。

我默默地走進圖書館的門，到了樓上的閱覽室，她也隨了我，檢好了座位，把她要看的書給她，就坐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

可是我的心呢是一刻都不能沉下去，我常常大大地吐着氣，或是看到窗外多星的天空。我覺得出我的臉一定還是紅着，在我面前放開的書，沒有一頁被翻過去。我知道她覺察了這情形，我也知道她有時偸偸地望着我；於是她就拿了筆在我的

稿本的上面寫着嬌癡的話。

對於她的個性我也是很清楚的，她是死也不直接承認自己的錯處。所以我知道若是再任着我的性，也許就引起更大的不快來。

我順從她的話，勉強地笑給她。

『不，我不要這苦笑。』她低低地向我說。

我莫奈何地沉一沉，驅盡了心中的餘怒，纔自自然然地露着笑容。

她也微微地笑着低下頭去。

『到外面喫點東西去吧，心。』

我點着頭和她走出去。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她是更有味地倚在我的身傍，我的右臂也緊緊地抱了她。

在那時候，我們是用着單純的心相愛，也不爲外物移動。有什麼想說的話，就爽直地說了；太平靜的生活中，時時有小小的爭執來渲染。她不是很滿意麼，沒有染上

城市女人的浮囂。她安詳，誠樸，我覺得這使我感動最深的。對此我頗爲傲然，我的傲然不是因爲我愛上了像她那樣好看的女人，也不是因爲有了戀愛，純然以爲是我能幸福地遇上如她那樣希有的女人。

平時雖然還沒有爲金錢犯着愁，總也是在那上面很謹愼，因爲不是把遇合看成一時的衝動，所以纔故意刻苦着準備着將來生活中的煩困。不是儘有許許多多少男少女，爲着難於忍受那上面的壓迫，造成單面或是雙面的悲劇？確定地說是不忠實也不盡然，總是金錢佔去了大的重要的部分。

我那時候若是在大衆的面前叫出來她是一個好女人，定然沒有一個人反對的。

在一個春天之中，我染了重性流行感冒。醫生診斷之後的下午就住到調養室去，那是一種傳染病，所以被隔絕於一間小小的病室裏，我的精神大不濟，常是昏昏地睡着，我並不能從睡眠上得到休息，我爲可怕的夢擾亂我的神經。我夢到在山谷

裹突然遇見一隻大蟲，於是流了一身冷汗驚醒了。可是我還是懶懶地沒有張開眼皮，而在我那燒得熱熱的頰上像是有一方涼潤的玉石，我也覺得出細微的呼吸。緩緩地睜開眼，就看到她俯着身把臉偎了我的，像小母親一樣地屏着氣息怕驚醒我。在這時候她也含羞地欲縮欲進的，紅漲着臉，她用手替代了臉來撫着我灼熱的皮膚。她輕輕問我：

『你好一些了麼？』

我點着頭，我問她何以能來看我。

『本來他們絕不許我進來，後來我說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什麼呀？』

『我說我是你的 Fiancee』她說完了，趕快地低下頭去。

『怕羞了麼，涓？將來不是麼？』

她握了我的手，微微地急促地點着頭。

『把手放進去吧，省得再受了風寒。』

她把我的手送回被裏去，輕快地親了一下我的嘴，爲我弄好被，告訴我什麼都不要多想先安心養病。

她除開了上課或是就寢的時候離開我，其餘的時候都是伴了我。就用很簡單的食品代替了晚飯，一步也不肯多離開我。在病中，我的情感成爲暴燥的又異常脆弱的，她也就低聲下氣地不和我爭辯一句，有時候就笑着和她說：

『我眞願意永遠在病中。』

『你這人眞奇怪，生病有多麼不舒服呢！』

『因爲你總是好性子的陪着我。』

『我將永遠成爲好性子的，陪伴你的終身！』

聽到這樣的話，我的眼睛淡淡地崇了一層淸淚，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好。我沒有看見過 Angel，我也沒有夢見過天女，可是我的涓那時候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眼

裏，是無疵的好愛人。

但是這樣的人終於是死了，爲現代文明的毒質麻木了她的靈魂，漸漸地到了僵死的地步。雖然她的軀殼還是在這世界上存在，而她那有美好氣質的靈魂是死了已近一年。這時候若是遇見她，縱然她的面容還爲人所辨識，而她的個性已經成爲奢佚驕懶的。她習於近代城市中女人的俚語，她懂得一切Up-to-date的娛樂，她喜歡聽像魔鬼叫嘯的Jazz music，她的肩也能隨着節奏地搖動。就是她的臉也因爲睡眠不足，煙與酒的刺戟看得出一點點的憔悴與枯衰了。

她的沉落，是起始於她第一步踏進了社會的圈子。這社會是在握了金錢與罪惡的魔鬼的統治之下，他給你金錢，也忘不了送你罪惡。

最初她是感覺到在爲人驚訝着好容貌之外，也爲人笑着一向的樸實與嫻靜。圍着她的人呢，也是屬於年青的，有錢也有好身分的。而且他們都沒有辜負在外國幾年的時間，都懂得怎樣討女人的喜歡。於是當我懷了跳着的心在休假日從學校

裏出來去看她，就慢慢地看出一點來了。我耐性地等候了許久時候之後，看到她從辦公室出來，她已經不像從前親熱地叫着我或是說着話。就是那微笑也是很勉強的。尤其是她和我走下樓的時候，在他的同事之中，她成爲更不安的。她有時候告訴我要把衣服穿得整齊些，到現在我還不大明白「整齊」這兩個字在她說起來該如何解釋，而且她也說着不大願意我到她辦公的地方去等候。我和她說着有時候給她電話，爲那裏面的人用着粗暴的語氣回拒了；她立刻就說那是我的誤會。她說他們都是紳士，不能做這些事；而我自己顯然地就成爲沒有上進的小氣的一個窮酸。

在她的寓所裏，無聊地消磨着日子。她不願意出去，怕夏天的炎熱也怕冬日的寒冷，春秋天的霧和雨又成爲她所最厭惡的。我們枯寂地默坐，趣味漸漸消失，像從前使我們最興奮的關於將來生活的話，也如毒質似地在她那面不能忍耐。她反復地說着我該想一想切身的職業，應該有好位置和大進款，她還着重地說着她不是

太看重了錢，但是舒適的生活總該有。

『女人嫁了人就該求舒服的，一切空想都沒有用。戀愛是什麼，爲戀愛要去挨餓麼？』

初次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心在驚惕着，我也爲一個好女人起始中了社會的毒而惋惜着。那時候我好像清晰地記起來從前的話：

『到了一個錢也沒有的時候呢？』

『死也愛你的，依。』

我擡起眼睛看着她的臉，而夾在手指中的紙煙冒着一個圈一個圈的煙。

說到喫煙，不是一向爲我厭惡着的麼？雖然這習慣是在她家中養成了的，也沒有深癖，自然可以免去。而爲這嗜好她用了不同的手段，想取得我的允許，到來了是什麼也不顧地起來了。這不還算是小的事情麼，她也不是沒有想把我引到近代的享樂之中；可是從這上面證明了我的愚笨，因爲她是被我爽直地回拒了。

當然這些事情都引起她的不滿，但是她不像從前肯告白的了，在一番爭論之中，她就蘊在心裏，這是在她狹隘的心中播種，任着去萌芽，任着去滋長，而無由地對於這大城市的愛好，也時常流露出來。她和我說過不祇一次：『我眞愛上海，我願意住在這裏。』這不是大大地和我的志趣相反了麽？也許在女人的眼裏上海自有它的美好，在我是一點也不能明白的。

這時候能領略上海美好的男人說給她多一些美好的地方，使她神往，使她迷醉；於是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她就到了和那麼一個男人想斷絕也不能的地步。所以能到了這情形的，也有着好機會；因爲我在那時到北方來。平時有着大信任的人，現在我有了經驗，倒是常常能做出來使人一點也沒有想到的事。

三月後的再見，一眼間我就看到了已經死去靈魂的軀殼。我的悲傷使我不能自持，我哀悼一個好女人的靈魂之死亡。

對於其他的留戀呢，我也不是沒有的，三年裏，一點點欣獻和一顆顆眼淚，不是

都清晰地刻在腦子裏麼？但是在面對了的時候，仔細地想來追尋，那優美氣質的遺跡，已經不存在了。

我眞想不到在這麼短的時期，能有這樣完全的變化。若是新相識的人見了她，就絕不能想到從前是那麼好的。

許多人爲我的事懷着不平，可是無情的女人不是張眼就有麼？還有些友人，在戀愛上忍着苦痛或將受苦痛的，都用着我的遭遇把這些事看淡了。想想這社會，想想女人的本質；不是早就該躲在一傍，如與世無染的修士麼？

於是我默然地離開她，像看着死去的愛人最後的一瞬，爲着多遺留她一點美好的印象，我不願意再多聽她的饒舌與爭辯，事實已經如海一樣地在眼前展開。

我悽涼地上了一個人的旅程，憂傷使我的心成爲沉重的。我到遠遠的地方停下了我的脚，我不想牽念人也不願意爲人所牽念。像深秋裏落下來的葉子，祇有自己記得自己的苦辛。

在人前，我還是歡娛的，就是一個人的時候我也不多想，我總盼着我的記憶是像水一樣劃過去之後卽刻消失可是在夢中意境遛着自由的步它帶我到辛酸的地方去它給我空的慰安有時候在空虛之中也惹着我流淚但是最傷心的是夢後醒來在黑茫茫的夜的手臂裏有一絲絲椎心的刺痛那時候我哭了，我哀悼着我所愛的人已經成爲沒有靈魂的軀殼。在月光下我看着她一針一針刺在枕面上的四句詩，從 Robert Burns 的『一朵紅的，紅的玫瑰』裏選出來的。

偶然間把舊日的遺跡看到了，想立刻關起來也沒有那力量了。我爽性任着自己的情感去奔馳，隨着它如野馬似地帶我到任何地方去；到我覺得我的眼淚已經乾了，把沉重的頭從手裏抬起來，黄昏已經像輕烟似地昇起來。

我像枯衰的老人似地用着抖戰的手掩了那舊稿本，我站到窗前望着外面灰色的天和灰色的暮景。

珠落

徐敏

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因爲學校是在距市二十里左右的鄉間，所以在星期六的下午和其他的休假日，定要坐了市鄉間的長途汽車纔能到市裏去。同學們到那時候都穿得整整齊齊的，走到要經過十分鐘步行的車站，個個人有着紅漲的臉，看到車子來就把自己的身子塞到裏面。因爲汽車是又小又少，人人又都有急迫的心，於是就是女學生來，也得不到什麼特殊的尊敬。這車就被由 gasoline 的燃燒而發出的力量送到接近市內電車的終點，於是這汽車剩爲一個空的軀殼，轉過身去，再走着纔走過的路。

現在，有說一說這近市的汽車站的必要。雖然是啣接了市內的電車，仍然要穿過鐵道柵欄和一條冷靜的街，纔可以到那建築在黃金上的近代城市區。這面呢，排

了江北人居住的草棚，走出走進的是蓬頭垢面的老少男女，是鋪着不平整石塊的路。在那面就有自備車在柏油路上一點也沒有聲音地溜來溜去。一個人若是站在這兩面的中間，就很容易分出天堂和地獄來。

就是在這停站的路旁，爲了乘客們的方便和他們自己的一點點利益，有三四個很小的水菓攤。有的還賣一些饝餅，這全是爲了車夫的預備，像我們，只能享到用銀角兌成銅元的便利。

在這裏我看到了一個肥胖，大身材，有麻子的紅臉說着渾厚的山東話的小商人，有時候還有一個和他年紀相彷的婦人，纏着小脚，有着幾天未曾洗的臉坐在他的身傍。還常看到的却是一個四五歲的孩子了，坐在他的膝上，臉色蒼白白的，露出了營養不足的樣子。因爲常常聽着他向顧客們討着很規矩的價錢，而且是被還了夠本的價錢，也就痛痛快快賣了，打動我的一點好奇心。每次若是有兌換的事，我一定走到他那裏。

看他是有近四十的樣子，總是在笑着。他的笑，多半是向了坐在他懷裏的孩子，常時還把臉貼到孩子的臉上，那時孩子一定綴了眉，因爲他生有硬的短髭。

在一個冬天的晚間，因爲是下午看一位新從外國回來的朋友，九點鐘的時候，纔趕到了停站。朋友也曾勸我在市內過一夜，可是我想來離開自己的牀便不能安睡的癖性，堅持着要回到校裏去。眞也巧，那天還吹着大風，我自己因爲穿得很多，只要把頭縮在大衣領的裏面，就也不覺得什麽。摸摸衣袋，只有六個銅元了，我只能又把一個銀雙角掏出來去兌。那時只有一個攤還在那裏，守着那個攤子的正是我所說的那個人。

我把銀角給他，他就把包好了的一包銅元給我，像往常一樣地順手放在衣袋裏。因爲脚有一點凍得麻了，就來回地走着。偶然間看到在他那掩着的皮袍露了孩子的臉，在街燈之下，眞是像已經死了的。可是明明我却聽見他在那裏哼着不知名的眠歌，一隻手輕輕地拍着。

等了許久汽車還不見來，我就想着和他談一談話。是我先說：

『聽你的口音好像山東人呢？』

『是呀，我們是山東兗州府，你先生呢？』

『我是×城人。』

『我也聽出你先生是×城的，』他搶着把這句話說出來，可是他沒有忘記搖着自己的身軀。

『天眞冷。』

『可不是嗎，這一刮風該更冷，你先生請坐。』他說着，把身軀移動一下，在他的木凳上讓出一個空子來。

『我不要坐，天太冷，坐下更冷，』我回答他，『你那懷裏的小孩子是你的——』

『是我跟前的孩子。』說着這句話，他露了很得意的笑，好像把冬日的寒冷也都忘了一樣。

「有幾歲了？」

「纔五歲，你先生喝茶麼？」

他把一個泥壺從堆了舊棉花的竹籃裏取出來，先還特意把碗洗一洗，然後纔爲我倒滿一杯。

「我不喝，我不喝，謝謝你。」在那時候我看到那騰騰冒上的熱氣，心中是想着喝下去驅驅寒冷，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却使我說着拒絕的話。

他好像也看出我的眞意來了，他沒有再來強我，舉到自己的嘴邊喝一口。就是孩子已經在懷中，他也不時把自己的臉貼着孩子的臉，我逼眞地看到父親如何愛他的兒子。

「你先生來的眞不巧，若是早來一步，就能坐上剛剛開走的車子。」

「也沒有什麼要緊事，怕什麼呢，只要能再有車子來就好了。你一天賣多少錢？」

『嘖，小意思，夏天秋天賣點水果還好，到冬天賣點乾貨，一天也賣不到幾個錢。』他說着還歎了一口氣。『沒有法子，旁的還有什麽事好做？你先生到這裏幾年了？』

『我，有四年了，現在××大學。』

『一年成是要好點子錢吧？』

『也不太多，五六百就可以。』

『五六百！』他露了驚訝的神氣，『那還不算多麽？』

『還有多的呢！』

『唉，你們先生纔是有福氣的人。』

『那裏來的福氣，不都是喫了睡，睡了喫地消磨着日子麽！』

『可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因爲今天生意做得不多，就要在這裏，孩子困了，就在這裏睡，人也只能强頂着冷風，你先生會喫這樣的苦麽？』

聽到他的一番話，一時間想不出適宜的話來囘答。想着自己若是沒有父兄已經造好的環境，就說生爲他的兒子吧，那不也就要一天到晚在街頭上生長，到了我這年紀，無論如何也走不進大學的門來吧。這一定是他所說的福氣兩個字吧，可是這不是我自己的，是我父親給我的麼？那爲什麼旁人的父親不給他們呢？我眞解釋不出這裏面的理由，我只默默地站在那裏想着。

「你的家住在那裏？」我又向他問。

「就在那面，沒有多少路。」他就把手朝了那一帶草棚指着。

「一共有幾口人？」

「除去我們爺兒倆，還有孩子的媽媽，家鄉裏還有老娘，由我兄弟養活着。」

說了這麽多的話，汽車已經來了，等到轉過身來他就說。

「先生請上車吧，裏面總暖和一點。」

「不忙，總要停停的。」我這樣說就接着問在這裏做生意要多少捐，另外有什

麼開銷的話。到車子眞的要開行了，我纔很客氣地向他告別，走到車裏而去。

後來我們就眞成爲朋友了。在我每次到他那裏把銀角換成銅元的時候，他總是在一包銅元之外加上一個銅元。這使我莫明其妙了，於是就向他問：

『怎麼，多拿一個銅元是什麼意思？』

『你先生不知道，那裏而是少了一個。』他露了憨直的笑來。

『你這樣補給我，你不是白白做這生意了麼？』

『噎，我那能要你先生的錢，那還夠朋友麼！』

這個眞使我有一點窘了，我不能不到他這裏來兌換；可是每次他把一個銅元補給我的時候又深深增加了胸內的不安。像他那樣的人，我也不敢說把這一個銅元退還給他，因爲他會把我的本意誤會了。

漸漸地我知道他是四十歲，在三年前因爲饑荒纔從家鄉出來把一點積蓄做了本錢，爲的是能賺幾個錢喫飯。因爲生過三個兒子都沒有到十歲就先後地死了，

一丹（叙（第77） 特寫

所以對這麼一個六歲的孩子，纔有說不出的溺愛

「呵，這小孩已經有六歲了！」我聽到他把孩子的年歲告訴我的時候，深深地露了驚訝的樣子。

「可不是麼，先生。這孩子下生就單薄，我請來一個算命的，他說這孩子也是來討債的。聽這話我就拿出錢來，叫他媽媽到娘娘廟去燒香許愿，將來若是我們孩子發達起來，一定把娘娘廟重修一回——」

「這能有用麼？」我好奇地問着，稍稍含了一點聽故事的意味。

「你先生不知道靈驗可不大呢！那兩天這孩子正發燒，他媽從廟裏回來孩子就好了。」他說着，又把嘴在那個瘦弱的孩子臉上親着，可巧我的手在衣袋裏摸出一塊糖來，我就拿給那孩子。

「快謝謝人家吧，這孩子一點也不懂禮法。」他先在教唆着，看看那孩子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又稍稍帶一些申斥的口氣。

至於他對於孩子、將來的希望呢，他也告訴過我。最要緊的當然是盼着長成一條一刀戳不倒的漢子，那麽就帶了他做生意，那時候，譬如說他要出去散散心，因爲有人在那裏照管，就可以隨了意去玩玩。若是有流氓來欺負他呢，有兒子出來把那犟狗×的打個七死八活，他自己也可以在一傍拍拍掌。他告訴我這事情是有過的，可是他現在還有氣力和他們對敷，若是老了，就免不掉要喫虧了。他還說，盼着孩子生意做得好，開一個店，賺了錢好去囘家還愿，養老。

『那你就是老太爺了。』

『那裏，那裏，——』他好像已經成爲幻想中的富翁，笑着謙虛着。『到那時候我請你先生到兗州府來逛逛，在我們家裏也住上他個把月。』

『好，到那時候我一定去。』好像眞事一樣地和他說了。

我不知怎樣，每次經過那裏，一有了機會就喜歡凑到他那裏閒談一下。有的時候又很情願把一輛汽車錯過去，爲的多和他談談。在這時，他一定會覺得稀奇地問。

『你先生怎麼不坐這輛車走呢?』

『沒有要緊事，談談也是好的。』

腦裏存了深厚階級思想的同學，常常用了奇異的眼光來望我，因爲看到我和他那樣的人坐在一條木凳上，甚至於在學校中發生一種流言，用一種最淺薄的觀察因之確定我是有傾向的人。旁人的話，一直我是不顧的，因爲我是很知道『大衆』是一個什麼東西。就如同碰了一大羣狗，它們都叫着張開嘴來咬你；可是如果抓出來一個，提了它的頸毛，它就馴服得一聲也不叫，翻着眼，前腿拜着，等你把它釋放。放過之後，說不定仍然要跑回它的羣裏去再隨着空叫幾聲。我不去說明也不去爭辯，流言終於像青烟一樣地消了。

冬天過去之後，初春的時節因爲衣服的不愼引起的傷風，沒有即刻療好，就成爲肺炎了。聽見醫生的斷定，像夢到在山頂上墜下來那樣打了一個寒戰，不得已請了長假，回到北方去，在西山療養院住了兩個月。最可笑的是想起了平時被人稱爲

康健的記號的兩頰上的紅暈，竟是肺病患者一點特有的現象。

從山上走下來，膚色成爲微黑的，身體也是頗健壯了。本來想藉這機會在家裏讀一點書；可是爲了祖父之喪，我的心又沉在悲傷之中。自然祖父是最愛我的人，一旦死去了，有說不出的傷慟；可是由於我過於Sentimental，就一直也不能把這悲哀淡下去，腦子裏常常浮起一個祥和老人的臉來，淚也就不自禁地流下來了。爲這事父親母親很担心，常時來勸我。就是我自己也知道這是如何不宜的事；但是又沒有法子來制止自已情感的發洩。還是由於時間的磨煉我漸漸地忘了，可是我半年的休假和一個暑假的時候都已過去。

我來到學校的時候，正是熱得喘不出一口氣的夏末。也許由於我在北方住得久了，一時間來到比較熱的地方，更靈敏地感到不可耐的鬱熱。人也眞是奇怪的動物，我記得在冬天的時候，怎麼盼着夏天的日子，連「就是熱死也沒有這樣苦」的話也說過，可是到了還不致於把人熱死的時候，就在心中想着：「就是凍死也沒有

這樣苦」的話了。

到有事情要到市內的時候，在市鄉間的停站留意我的舊朋友，我大大地失望了。這是因爲他沒有在這裏，而且就是附近的地方，我也看不見他。在胸中總有小小的悵惘，歸途上我盡了我的力量來思索。

——難說眞就在這半年的期間，就會有什麼重大的變化麼？他不會成爲一個有錢的人正如同他不會成爲一個只靠旁人施與而生活者的人一樣。那麼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是不是病了，或是因爲病而死去了？也許這幾天他不願意做生意，可是他說過這時候是最能多賣些水果賺點錢的。……

我自己想着，又沒有一點事蹟來給我證明，終於也得不出一個相當的結論來。在每次走過停站的時候，我仍然很留意，看什麼時候我還能看見他。就是這樣，我還是一點也望不到他的影子。

因爲選了社會問題的課程，在學期之中有了幾次視察。看過了模範監獄，看過

了地方法院，末了又去到救濟院。這性質有一半是慈善的，收留了街頭的乞丐，迷路的孩童，從火坑中跳出來的妓女，還有一部分是瘋人院。

走到了瘋人部，使我想到是走進了一個動物園裏面。每一個人鎖在木欄裏，有的還加上笨重的鐵鎖。一種潮濕穢臭的氣味，幾乎可以把人冲得昏過去。隨了我們的招待人說着每一個人的病況，我看見了四十歲的女人裸了上體在大哭，招待人說她是因爲丈夫死在戰場上面。還有一個年青青的人總是在那裏喃喃地，也不知說些什麼，招待人告訴我們這是由於戀愛上的刺激。在說着的時候，他露了點譏諷的笑來。

『請你們注意，這個人是爲了獨生兒死了，他的神經錯亂，用刀殺了他的妻，所以纔到這裏來。』又走到一間木欄前，招待人和我們這樣說。

當我的眼睛從抄寫本上抬起來，我就看到一個男人坐在地上，手裏像抱有一個孩子的姿式，低低地唱了不知名的催眠歌。他的身材和他的面貌，對我都有一點

熟習;甚至於他那聲音,也好像是在那裏聽見過的。

我正在思索的時候,同來的同學已經走過去了,不知是什麽緣故,我竟一步也不想移動,呆呆地站在那裏。終於記起來他就是我從前在汽車停站那裏所認得的朋友;可是他的頭髮很長,臉也瘦下許多去,因爲有大的骨骼,身材還是大的。

驟然間看見了他在這樣的情况之下,心中不知有什麽滋味。

「喂,喂,」我先叫着,看到他慢慢地把臉朝了我,「你還記得起來我麽?」

他緩緩地站起來了,兩隻眼直直地望了我,走到木欄的前面。他的樣子很怕人,我不得不退後一步,因爲怕有什麽意外的事情發生。

他兩隻手放在木欄的上面,臉緊緊地貼着,像看着一個陌生人似地看着我。

「你聽見了麽,我方纔問你還認得我麽?」我又把話重複說過一次。

「你可憐我吧,他們把我的孩子藏起來了,把我一個人關起來,你把門替我打開,你聽,我的孩子哭了呢!」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着,末了眞像聽得見聲音似地在

側着耳朵。

我望着他那懇求的樣子，心中有說不出的凄傷，他又在接着說：

「他們把我的孩子偸去了還騙我說是死了，我明明看見他們抱出去的。別人騙我，我的老婆也騙我；後來她自己也睡着了，他們又把她偸了去——」他說到這裏，略爲停一下，「她沒有了我不怕，我的孩子呢，我捨不得呀！你修修好吧！就把我放出來，等我找到了我的孩子，再走進來也是情願的。」

我看見他的淚也是在眼圈裏閃爍着了。他說了這許多話，好像是對每一個人都可以說的，他並沒想起來我和他從前是認識的。爲引起他的記憶我又向他說：

「你怎麽不認識我了呢？你不記得那個汽車停站麽？你每次還多補一個銅子給我。你想一想，你告訴我，你的兒子是什麽時候死的呢？」

我的話他仍然沒有聽懂，他只招着手，像是要我走近一點的意思。

纔顧了他的意，稍微移動一點，突然間他右手伸出來想抓我的衣服。因爲知道

怕有什麼意外事前有了準備；我就用左手架開他的手，可是他却緊緊拉住我的手。在這時候，他另外的手正想也伸出來，可是被我的右手握住了。

「你，你搶去了我的孩子，還想搶去我麼？救命呵！……」他大聲地叫着，同時用着力量拉了我的手。

爲這聲音驚動了，夫役同學們都趕了來。他們幫着我使他的手鬆了，他就像孩子一樣地坐在地上，放聲哭起來。

另外的人詢問我如何會被他拉了，我爲不忍再掀起胸中的悲傷，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可是我永永地記住了一個好心人的結局是這樣的。

那樣一個純樸的人，不只以後沒有在原來的地方見過，就是這世界他也沒再戀戀地活下去到雪花飄飛的日子。

沉

從溫煖的房子出來，把臉掩在皮的衣領之中，輕快地踏着積雪，用嘴唇噓着最流行的調子，匆匆地低了頭走着，聽到淒楚的哀吟從道旁那些跪着的或是踡伏着的仍然穿了不完整的衣服抖戰着的求乞者的嘴裏哼出來；他微微地感到一點不爽快了。這使他覺得不舒服，也不盡然是同情，還感到些冬之夜的街景爲他們所黯淡。但是在商店裏 Show Case 之中射出來的燈光，被白的雪反映成更強烈的，像是把他們的臉顯得更蒼白了，也有着像從地獄裏纔爬出來污穢的臉相；可是同樣地在他們的眼睛中射出該憐憫的光來。他們有的沒有眼睛，沒有手或是沒有脚，有的是還在有黃金的人所特有的孩童的黃金時代之中。他們在哭，他們在號叫，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確定自己可以活到什麽時候，這些情况當他稍稍觀察到之後，他的

心在打着一個冷戰，也停止了嘘着的快活的調子，他呆然地站在那裏。

他在想着這也不是盡然沒有關係的事。

在思量着的時候，就成爲在街上走着的人的障礙了。文雅的是走過去回頭來望望，有的竟然衝到他的身上；可是他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寒冷的空氣中，也從女人的身上飄出香的氣味來，她們用着窈窕好看的姿式假在瑯了雪茄煙的紳士懷中或是獨自走着，飛馳過去的雪橇上遺留下細碎的笑聲。一個枯瘦的孩子正在哀痛地『媽啊媽啊』地哭着，馬迭爾舞場的門正巧爲一個人拉開，那狂歡的，淫逸的音樂就鑽出來。

去從裏在厚的皮衣之內的人尋找眞心在笑着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把手在衣袋內摸着，但是他找不到零碎的錢；於是他也莫可奈何地走着，心中稍稍輕鬆些。

——出來零錢不該不有的，這次我忘記了，若是給他們這些呢？……

他的手觸到十分和二十分的紙票。

——我不是沒有錢的，這多麼？爲什麼呢？去給舞場的侍役，去化在無謂的消耗上，這不都算是一個小數目？

他走着向回的路，他給了每個求乞者一張。他的心更能平靜些下去，他繼續着他的路。

好興致已經消下去了，他默默地走着，縈繞在他腦中的，是那些可憐人的臉。

他想着那些孩子們，生下來就在街頭上，過着夏天和冬天，在狂雨和雪裏睡覺，有的就不知道他們的父母，就是一點俺陋的欲望，最容易滿足的也不能得着。看到了和自己年歲彷彿的穿了毛絨的衣裳，心中的羨慕祇能在睡着的時候織着好夢；是無辜，是最該憐憫的。那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是濫了力氣來維持生活的，到人生不可免的衰老襲來，也就流在街上，用着可憐的聲音，求着好心人的施與。就是壯年人，雖然有的有惡根性，惡嗜好，不也多半是因爲沒有他們的機緣，社會不容納他們

呢？這也是能引起他的同情。祇有他看到了那些抽着紙煙的，儘是如何可憐相，也引不起他的憐憫來。惡嗜好是可以暫時抵禦一點飢寒的，而吸着煙的人，他以爲是求消遣者。

對於最後的這一種求乞者他甚至於有些恨着了。旁的人把他這主張認爲偏見的時候，他就能說出他的原因來，他以爲像這樣求人施與的人該從這世界上消滅下去。

說到他自己，也將成爲時代中的沒落鬼。他雖然還年輕，可是並不爲年輕的人所喜，也不爲年老的人所讚賞。他有着不爲人喜的直性子，全然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已經是沒有人牽念，也不記掛着旁人，他寞然地在這逍遙的城市中獨自生存。受雇於一個學校裏，化用着憑自己小小的一點能力所得來的報酬。

長到廿六歲的人，值得悲傷的事也儘有多多少少，他習於先前所厭恨的跳舞，喝酒，一點也不吝惜地把錢送給這世上最要錢的人；用眼前病態的歡愉，使自己沒

有空閒的時候。

但是當着囘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夜是靜靜地……

他走到近九道街的時候，就聽到那大的播音器仍然在叫着，儘是出類柔靡的獨奏，也失去它的特色了，以愛好音樂而出名的俄國人，還是如常地排在街旁諦聽着。他們坐在長椅上，或是倚着店前的欄杆。他走近的時候，音樂已經停止，有着粗濁的聲音報告着氣候的變化。還在介紹着秦家崗的××舞場晚間十時起始的新節目。

「那麽去去不也好麽？」他向着自己說。

看看腕上的表，也不過是八點三刻，他就跳上了街上跑着的營業汽車，一時間，像爲追求着新的快樂而欣悅着。

在軍官街的路口，他付過車錢下去，在樓頂上用着 Neon Light 排好舞場的字，含了重大的誘惑性像在向他眨着眼。他匆匆地走上滑的石階，拉開沉重的門，雜

和着銅樂與肉的氣息撲到他的臉上來。

這時候，是笑着的穿了制服的侍役的臉，迎了他站着。他把衣帽交給他，獨自如幽靈一樣的踏着熟識的路到舞廳去。

他完完全全地浸沉於新的環境之中了。他喝着墨斯卡甜酒，他抱了舞女飛一樣地打着旋，他常是把她們轉得昏天黑地的由他扶着她們到座位上去。有時候就不去管，任着她們半撒嬌地推到地板上，然後他纔扶起來，全不管她們如何咒着他，或是那含情的抱怨。他也能說着笑話，於是他那半瘋狂的笑，和那亮光光的大喇叭口裏出來的聲音相呼應。他有時心中想着，除去仍然是窮漢子，其他已經走上『現代』的路了。

突然間他又成爲旁觀者，在四次音樂的起落中他祇坐在那裏，呆呆地不知爲那一種思想佔據住了的樣子。混血種的蘇菲娜，悄悄地從他身後蒙了他的眼睛。他很容易就覺出來這是女人的手。他在問着：

「誰呀?」

「猜猜看吧!」

「娜妮特，不是麽?瑪索亞?也不是?」他自語着。「那麽是麗大，那個小妖精?」

「還不是?我眞不知道你該是那一個鬼!」

「我駡你就不高興了，爲什麽你來捉弄我呢?告訴我一個字吧!」

「我是蘇——」

「我知道了，是蘇達?」

她眞的有點氣了，翩然地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而他因爲驟然間，還不能看淸楚了是誰。

「啊，蘇菲娜，我沒有想到是你。」他含了歉意地，向着微微把嘴唇翹起一點來的女人說着。

「我知道你就沒有在心裏有我!」

「啊啊，那裏的話，小乖乖，喝點酒吧，外面很涼，是不是？」

他說着，把酒倒滿杯子，送了過去。

「喝吧，我的小寶貝，我的女王！」

她一面喝着酒，一面還是喃喃地抱怨着。

「來吧，跳一回 Waltz吧，你知道麼，因爲等待你，我四次都沒有跳。」

蘇菲娜笑了，她很快地站起來，投在他的懷中。他的心中想着：女人總該是要哄哄的。

在悠曼的音樂聲音之中，她問着他何以前些天沒有來，她說很想他，她還問他爲什麼不到她的住處去，她又把住址告訴他一次：國慶街八十七號，房子三號。

他回答的時候是裝成了誠意的說這幾天沒有得閑暇，還騙說着到她的住處去過一次，因爲記錯了號數又回來。這一次麼，有時間定然去看她。但是他的心中卻如此想着：「不到這裏來自然是沒有錢，還能有什麼另外的理由麼？不是因爲窮，幾

失去了心中所愛的女人，而使自己深深地感到悲傷的？像你們這樣的女人，沒有錢該更不成了！可是——』他的心中轉念着：『也許還是這樣的女人容易對付，因為她們說是要錢的，像其他的，裝成忸怩的樣子，使男人摸不清她們，用好聽的名詞說出她們的心願，稍有一點呆笨的人，就不能明白她們，這不就該使傻男人陷在一個人扮演的悲劇之中麽？』

『啊呀，李，你的脚剛剛落在我的脚上！』她像小白鼠尖而小地叫着。

『眞對不起你，蘇菲娜！還在痛麽？』他很溫存似地安慰着。

『不十分重，沒有什麽，可是你像在想着什麽？』她把眼睛擡起來說。

『我沒有什麽事情想。』他把頭微微低下來朝她望着。

『你的眼睛纔看下來的，你在哄着我——』

『那裏，到這裏來吧！』

他敏捷地把她帶到方柱的後面，靈巧地親一下她的嘴。這時候音樂已經停了。

她像微微含羞地和他並着走到座位上去，偶然間他看見她那塗滿了鉛粉的臉，引他想起來那些哭號着的，在冰雪中街上的；他突然地感到心上的責罰，急劇地站起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匆匆地走出去。

他纔把外衣從侍役的手中接過來，蘇菲娜就氣喘着跑到他的眼前。

「你就去了麼？」她半傷情地問着。

「我想回去。」他說着，已經把大衣穿好。

「縱然不再多和我談一些時，也不和我說再見。」

「那，那我太對不起你，我忘記了。」他付過了侍役的賞錢，纔把錢放進衣袋裏去，就又想到她，重又抓出兩張十元的鈔票，塞到她的手裏去。

在他意想之外的，是她搖着頭氣憤地把錢丟在地板上，還和他說：

「我不是爲了錢纔追出你來的，認清了吧，公然的侮辱我可受不了！」

她說完了就跑回去，可是他呢，一點也不驚訝，把侍役已經爲他拾起來的鈔票

放回去，就悠然地走出門，

天上的寒星，凍得像要掉下來似的。他仍然是用皮領掩了臉，向着大直街獨自彳亍着。

驟然地他又聽見那悽慘的聲音，從一個黑暗的牆角下發出來。他走過去看到了在抖動着的一堆乾草。

「裏面有人麽？」他停下來問着。

「是啊，老爺，我實在沒有店錢，祇能在這兒挨一夜，您高高手讓我吧！」

無疑的這是衰老者的聲音，把他錯認爲維持治安者來干涉他的。

「我是過路人，我問問你，這裏也能睡得着？」

「唉，到底風還小一點，有什麽法子呢！」

牙齒擊打着雜在呻吟嘆氣之中。在草裏露出來的臉，祇能看出來是有白鬍鬚的。

一個人，到了如此的情形，過着這樣的日子……

他的心深深地包在同情的憂傷之中，他掏出一張鈔票來，送過去說：

『拿去吧。這就可以使你得着溫煖的住所，天這麼冷，喝點白酒也好的。』

『謝謝您，老爺！』從草裏伸出一隻乾枯的手來，把那張鈔票接過去。

『我扶你起來吧！』

『那太不敢當，老爺！』

老人像風裏的一片葉子站起來了，發着抖。

『你到那裏去呢？』

『那個街角就是一個小店。』

他站在那裏，望着他緩緩地走，到那短小的背影已經盡然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纔轉過身來，懷着頗得意的心情，繼續着他自己的路。

在他的嘴角浮上來快慰的笑，他戲弄着女人，給她所最不願的難堪：他更沾沾

於肯眞的在實質上扶助衰老而貧窮的人。

——有什麽該自喜的，幫助無告的人不是分內的事麽？有這麽一點小小的施與就要這樣記在心裏，不成爲『小人之量』了麽？像這樣是全然成爲一種恥辱的啊！

於是他的心又平靜下去了，沒有喜悅也沒有憤怒，他的嘴在哼着：

『——落寞人的心啊，

秋雨裏的葉子』

回到住所去，將近十二點了。他轉着門鈴，隔了一二分鐘，纔聽見門裏面有漸近的脚步聲音。是那個猶太籍的使女爲他開了門，嘴裏絮絮着不知在說些什麽。看樣子她是纔從睡夢中起來，自然是很不高興的。

『給你吧，賽妮，留着買點口紅。』

他玩笑地掏出一張鈔票來，一元的，送給她。

她立刻笑了，她問他外而冷不冷，她還問他用不用開水，她說她自己特意爲他留起來的。

他謝着她的好意，逕直地走進他的臥室。

脫去了外衣和帽子，他像是緊緊地爲疲乏包住；他把自己的身子投在沙發裏，閉攏了眼；可是睡意又遠遠地飛去。不經意地把眼睛又望到牆上懸着的素淡的女人的肖像，立刻引起他的憂傷和一點點的煩惱，他沒有力量就把眼睛離開去，心裏在默許着：『祇再看一分鐘吧。』

但是，怎樣去隔絕如磁鐵一樣的吸引呢？突然間，感到了驚惕地想到錢，他把塞在衣袋裏的鈔票都掏出來。

他查點着，記得放在一處被女人丟到地板上的兩張十元的，是祇有一張了。另外的湊起來，算起來又不足本月的用度。

黃金色『錢』的光輝，刺着他低過頭，獨自走開；而現在又起始顯露它的威嚴

了。但是在這一層上，他已經認識它，他像是曾經到過北極的人，對於吹吹風雪是沒有什麼要擺的了。

——不是還能活到明天麼？就到明天再說吧！

他的心中如此想着，就輕鬆下去。他看看時候，知道應該去睡了！就是沒有睡意，也要躺到牀上去。

他解去了領帶，正在解着 Waistcoat 的第二個紐扣，猛然想起來那失迷的紙幣定然是給了那個貧窮老人。為這件事他有一點懊悔，恨着為什麼那時會如此粗心呢。

以為是太多了麼？維持着一個人的生活，最多也就是一個月而已。既然是付與了，就是那個老人還在他的面前，也不能再要回來的。若是那樣做，『好心』立刻可以煙消在老人的心中不止沒有感激，甚至可以懷恨着，雖然他能毫不吝惜地給一張一元的。

於是他的心又平靜下去，做過的事情就任之去吧！

偶然在睡到牀上去的時候，重看到她的畫像，他的心又起了紛擾。抱了大決心似地自己想着：

「不再去看她，也不再去想她！」

他很快地熄了燈，那美好的女人的臉，頓時沒有了，留下來的祇是不辨一物的黑暗。

他舒適地仰臥在牀上喘了一口氣，精神反覺得更爲煥然了。漸漸地那個女人的臉形又顯出來，在他一個人的心境上，相肖而又生動地。她那圓圓的，眼角上有一顆痣的，長着黃毛的臉像是殷切地望了他，有着愁苦的神態。

——爲什麼呢，你？你該有好幸福的，你該是愉快的；你該不知道在這世界上有憂愁。你不是已經得到好生活了麼，你不是把好生活看成比生命還要重大？你成功了，你該笑，你該大聲地笑，大聲地嚷着「我是得到幸福的人！」

——你是看到我纔裝成了這樣子麼？那很可以不必的，像這樣的同情還是不需要。留着你的精力去在那個人的眼前撒嬌去吧。我是一無所有的，我將成爲一個窮，窮得什麼都沒有的人！

——你是來訴說你的生活不好麼？但是比起我這苦日子來總好得太多了！在我的境況之下，我知道任何一個女人都不能安之的。女人所企望的我都缺乏，你能毅然地離開我對你正是好的。去吧，不要再使我的心動搖着。

——不要來吧，我一點不想念你，我從來不曾想念過你！

祇是在心中思忖着，到後來竟然地大聲叫出來了。他的眼睛裝滿了淚，撲撲地順着眼角流到枕上去。而他也像聽到了哀苦的哭泣，是想從好心人那裏得到施與的。於是那窮苦的臉又清晰地顯出來，他們是想從同情心上得一點錢。

——雖然我窮，我不能供給我所愛的女人；但是你們的需要，我尙能給你們滿足，你們不是祇求一日的溫飽麼？在我個人的分上我可以不費力地拿出來。說吧，要

多少就說吧！

他與奮着，他的腦子像被早潮激蕩着。他意識到孤然地立在這社會之上，沒有可信賴的，也沒有能了解他的，淪落成爲街頭人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到那時候，社會就更可以堅定了對他早有的印象，在人們嘴間說着，批評着。該成爲累贅一樣的附於這現社會了。要他全然自己說出來：「我是敗北了」麼？他還願意拿生命去拚的。

他的悲哀是祇能蘊在心中的，沒有可告白的，更不能像求乞者大聲地哭號。

女人的眼睛呢，是比黃金更有光輝地在他眼前閃耀。

他獨自笑起來了，好像世界上的人都展列在他的面前，他把這無止無休的冷笑給他們所有的人看。（也許他的嘴角又向左拉動着，做出爲一個女人所最不喜的樣子。）

立刻，他丟開一切在他腦子裏打着轉的，側過身去，就把心成爲止水一樣沉靜。

『明天再來吧，無論是使我喜悅，或是使我憂傷的，都明天再來吧！』

他把這許許多多紛雜的事放到邁着大步的『明天』的肩上。

冷靜靜的夜中，壁鐘孤獨而凄然地，響了沒有回音的一下。

結婚

她自己也不懂得，她想或者這就是平常所說的命運；可是她從來也不明白命運是什麼東西。她相信自己的聰明與美麗，她也相信是一個有完全自由的人，却實在不容易解釋她何以走上這樣的一條路。她知道眼前有許多路的，也許那些路有的能給她好的生活，或是美滿的日子。常常她想自己叫出來：「這是爲什麼呢，這是爲什麼呢？」但是沒有人能給她囘答，實際上她幷沒有叫出聲來，所以就沒有一個人聽見；可是她自己呢，也不能給着囘答。她是迷惘着，她好像有着失了知覺的靈魂的一個人。

她年青，她有着好看的黑頭髮，她的臉，雖然沒有生來的美麗，可是那淡黃色的粉，和橙紅的胭脂，厚厚地搽到那上面就能增加了無限的好看。她有好嗓子，能唱極

好聽的歌，祇爲她的歌着了迷的就不知道有多少癡情男子。她喜歡塗黑眼圈，把眼睛顯成更大，成爲克羅馥式，是像野貓一樣的女人。可是，眞難說，她却走了這麼一條路。這不祇是使鍾情她的人感到傷心，就是不相識者知道了這件事，也要無由地爲她惋惜。

就是她自己想起來也覺得難過，可是她不去想，她能這樣做，她使一切瑣碎的事情忙着她。她自己去找出租的房子，自己到木器店選擇要用的傢俱，自己照料着安裝電燈和粉刷牆壁。其實這些事都能有人代她做的，可是她却願意自己操勞着，使自己的心和身子都感到疲乏，然後在睡到牀上的時節，就能立刻睡了起來。而且這也佔去了她的時間，使她沒有一點空閒，於是就沒有那逸致來玄想將來，不去多管它，任它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去管它。但是祇要她稍稍想到一點，就知道是不會怎樣好的，因爲她好像看得見那陰影從四周扯了上來。一定說是爲了別人的幸福是不盡然的事，自己的幸福，也更說不到。

她是有不知適從的苦，她知道她還能挽回來的，她想來問問母親，母親不說一句話。母親不是不說話的，在從前說過話，可是她沒有聽從，於是就成爲沉默的母親。

「爲什麼您不說一個字呢？」

她像是氣急了，跳了脚，在急促地說着。她是傷心，她在這樣叫了的時候，眼睛裏迸出淚珠來。

母親仍然是默默的，祇翻翻眼睛看着她，因爲從她下生來就知道她是有什麼樣的脾氣的。

「您知道麼，這是女兒的終身啊！」

她是更暴燥地叫出來，可是母親却悠然地說：

「我的話，就是說出來能有用麼？」

這一點也不假，她知道她不能聽從母親的話，所以也就無從埋怨了。可是朋友呢，那麼多的友人，男的和女的，他們爲什麼也不說一句話了呢？她知道當她和他們

見面的時候也祇談談天氣，或是和她全然不相干旁人的事情。就是偶然提到了，他們也像是故意避免。這是爲什麼呢？她找不出理由來，可是她也不願意由自己開端說到那件事。她想背地裏他們一定以她的事件爲談話的好資料，他們能刻毒地批評着她，她願意在面前說到；可是他們却都不提起來，她自己，她自己是怕着由自己說起來的。

這將有的事件不是到了一個歸宿，像一般人們所想的，也不能說是走向了墳墓，她知道沒有這麼嚴重，她仍然是一隻自己有着羽翼的飛鳥，可以任了自己的意來飛翔，祇是太疲憊了，那沉重的疲憊如死一樣地。因爲這疲憊她不得不落下來了，她將棲落一株不知名的枝上，甚至於她也沒有張開眼來望望，但是她却知道這不會是如何好的一株。

她怕想着，可是她記得出遇到過那麼好的人來；一個一個地感到失望而離開她了，她沒有給他們滿足。那時候她是更年青，完全要如自己的意，她故意使他們傷

心，看着他們在她的眼前落下淚來。她還笑着，她笑着他們的愚蠢，有一個還是爲了她的緣故從高崖上躍下自殺。在這時節想起來倒覺得有點難過，也想到是自己的一點錯處了。

這些人却都過去了，他們的嘆息把空氣成爲更沉鬱的，但是天，她也將爲命運支配着而走一條路了。她也知道這條路是多麼不襯合，像她，多少算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女人，這更有多麼不相宜；可是她也祇得就如此了。她不去想，她使自己每日都在忙迫之中。

要什麼顏色的牆壁呢？淺紅的，草綠的，或是橙子的黃色？工人把許多不同的顏色都準備好，祇等着她的吩咐：可是她一時却想不定了。僕人上來了，告訴她傢俱店送來了一張牀，要她自己去查看一下。這在她的心中起着異樣的感覺，爲什麼祇是一張牀呢？她拖了沉重的脚步走到樓下去，那龐大的，在她的眼睛中也醜惡的一張牀就放在廳裏。

『好了好了，你去吧，怎麽，我倒忘記了，還少你們幾十塊錢，這裏，這裏，你拿去吧！……』

她匆忙地說着，看過一眼之後便不抬起頭來，取出支票簿來，簽了一張五十元的，急遽地交給來人，便又飛一樣地逃上樓去。她像怕着鬼一樣地怕着，不敢去看，可是她自然地想到了她要在那上面睡到人生消盡的時候，還有那麽樣的一個人，她想：也許到不了那久長遠，她又記起了那個人對她不敢置信的時節，自己是怎樣地說着了。記起那樣的話她的整個的身子都成爲沉重地，甚至於挪不動一隻脚跨上高一級的樓梯；但是喘着氣，還是到了樓上來了。

她站在那裏手撫了自己的胸際，那顆心猛烈地跳了，像是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她想着若是這時候死去了也好的，那麽一切的事情就都結束了。但是她並不願意死，世界上有這麽多有趣的事，什麽她都捨不了；但是，啊，那個人，那個人……

『您看看，太太——啊，小姐，您要什麽顏色的？』

「我什麼顏色都要，什麼顏色都喜歡。」

她喘不過一口氣似地說。

「泥了那麼多的顏色就是灰色了。」

「灰色麼好，灰色，就好，我要深灰色，深得像黑天一個樣，對了，深灰色。」

「您就要深灰色麼」

工人懷了點疑惑問着。

「有什麼不是呢，塗上去吧，我看着你們。」

工人沒有話好說了，就紮起輕便的架子，摻成灰色的彩漿。她看了他們把白色的牆壁一下一下地刷成了深灰的顏色，她滿意了，匆匆地跑向樓下去，在樓梯轉灣的地方突然和一個人撞着，被撞的女僕膽怯地和她說：

「您的兩封信。」

本來她想出口駡兩句的，看到女僕那可憐的樣子她又止住了。她接過來那兩

封信，她知道是誰寫來的。在她的心上這兩個人有不同的分量，也有不同的地位；可是她都不去管了，她用手撕起來，漸漸地都成爲細碎的紙片飄到樓梯上。

忽然間她笑着，她一面笑一面跑下樓來了。她不知道爲什麼笑起來，近來有許多的事情她是不能解釋的，所以有些人說着她有些變，好像她的母親也這樣說過；但是變成了什麼樣子呢，她自己還是不知道。她自己心中想爲什麼活在這世上不任自己的性呢？爲什麼一定要把自己造成使親屬及友人都滿意的那樣人，或者更說多一些，要成爲社會中的善良人物？

她出聲地笑着跑到母親的臥室去，正在午睡的母親爲她驚醒來，不情願地把尙有倦意的眼睛張開。

「有什麼樣的事情值得這樣笑？」

這句話好像給她無上的啓示，她纔想到是沒有什麼事值得如此笑着的，於是急遽間她就停止了笑聲。便默默地坐在那裏，不說一句話。

母親像是表示着不快，搖了搖頭，但是，她又跑出去了，像是有什麼人在外面叫了她一樣。

突然一個思想蓋在她的心上，跑進房裏看看日曆，在心中計算着。

『還祇有七天，……』

但是她沒有說出來這喟然的感嘆祇在她一個人的心中。她並不是憐惜着少女的青春也不是怕着未來的生活將給她如何的苦惱；祇是像有點子什麼絆住了她的心，便稍稍覺得些傷感了。

『走吧，出去玩玩吧，到什麼地方走走都好的。』

於是自己披了大衣，就穿了那雙平底的緞鞋，也沒有着意修飾過，就把粉和胭脂更厚地塗到面上去。

『到什麼地方去呀？』

母親多事地問到了。

「走走，沒有什麽，那裏都好走的。」

祇因爲想到了出去，就一刻也不願意在家中停留，急匆匆地走出了門。這是一條陰暗的胡同，和她住房的天井一樣地窄小，再爲高的牆擠着，陽光是難得落在地上的。若是有的話那就要在正午的時候；可是她走出來已經是下午三點鐘的樣子，雖然抬起頭來便望見清朗的天，在那胡同中，却顯得很晦暗。她不能忍受這個，就也急急地跑出了胡同口，於是她看到那樣明亮的街，瀰滿了深秋的好太陽，在東面的天空，還看見了月亮的圓廓。她覺得這都太好了，都是那麽生動，她想到自己也是一個年青的人啊，爲什麽不成爲活潑一點呢？她想唱出來，她有那麽大的興致，但是她望到一些人走過她的身傍的時候，用好奇的眼睛望過來，她就止住了。她撿了一輛停在街旁的洋車跳上去。

「哪兒去，小姐？」

當她已經坐到車上的時節車夫這樣問着，可是一時她想不起來，實在地說她

並沒有想過要到什麼地方去的。她不知道怎樣來吩咐，總是忙亂的時候，她的心是更不能集中地思想着，她焦急着，就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末了她就奇異地告訴着：

「拉到長安街吧。」

「您是到東長安街還是到西長安街？」

「你就先走東長安街，向着西長安街那面拉過去。」

車夫就起始跑起來，跑盡了擠着許許多多人的王府井，就到了東長安街。那寬闊而光滑的柏油路，爲人的脚獸的蹄子還有多少種不同的車輪所踐踏輾壓，却是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溫煦的陽光迎了她的臉照着，使她的眼睛祇能微微地眯着，可是她的心中却有說不出的高興。她覺得她的心也和這街路一樣寬敞了，她記着她自己還是自己的，她點起來一支煙捲抽着。從她那嘴裏吐出來的煙，很快地就撲到頸子後面去，因爲這個車夫用了那樣飛快的步子跑着。

經過了木雕的牌坊，也經過了紅色的門座，矗立着華表的天安門也在望了。這

使她想起來可以走走的地方，於是她就吩咐着。

「到中央公園吧。」

奔馳的車夫，顧不得給着有禮貌的回答，祇在嘴裏哼了一聲，就在快到另外一個門座那裏，朝北灣了去。車夫放下車把，淌着汗，眼睛望了她那打開皮包的手。但是車夫是滿足了，他得了意想之外的好報酬，連連地道着謝，末了是在問着：

「您還回去麼，我等等您吧。」

「那也好，可是我不知道要什麼時候出來。」

「那沒有關係，您放心吧。」

她就走進門，買過票，一直走進裏面去。到了秋天的季候，公園裏向來是冷淸的。她看到落在地上的樹葉，有許多還是殷紅的；可是一樣地鋪在地上，一樣地要化成灰泥。天是那麼好，有無邊的青色，那麼高，那麼爽快。樹却大都脫盡了葉子，乾枯地站在那裏如將死的老人。她以爲這太不覷合了，要有陰灰的天色，或是披了綠葉的樹

纔能使人起着調合之感呢。但是在世間，不調諧的不是多着麼？想到自己，自己……

她不想，她像是不敢去想，就順了路徑急急地走着。那面她看到了參天的松柏，仍然是有了蒼綠的顏色，倔強地立在那裏。下面則是陳設了空的藤椅空的藤桌，却沒有一個客人。那濃重的淒冷之感啊，着重地落在她的心上。她知道是不能再在這裏停留了，就又向了大門走去。纔跨出門，那個車夫就跑了過來，她坐上去像是早已想定的，說是要他拉到市場去。沒有十分鐘，就已經到了，她付過車錢，從那擁擠着人羣的南門鑽了進去。

這裏的人永遠是那麼多，可是在早晨或是太晚了的時候却也不能一樣。她走着，偶然把眼睛看到攤上去，那上面陳列了各式各樣的什物。但是她不是想來買些什麼的，她是要來走走，可是在這裏行路也有大困難。她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浮滑的青年，有的故意向她做着醜惡的嘴臉。她想着只要不去望着也就看不到了。在轉灣的地方她望到一個女人，還有一個男人在一路走着。那女人很眼熟，她想起來是

從前的同學；可是她不願意去招呼，她想避開他們的眼目。她仍然匆匆地走過去，在經過那一男一女的時節，一隻纖細的手輕輕地在她的肩上拍着了。

「××，眞巧在這裏遇到你！」

那個女人露了驚訝地說着。

「啊，你，×，你也在北京麼？」

她不得不裝成了親熱的樣子。她看到那個女人失措地不知道是該抓她的手指尖或是來握握她的手的神氣，幾乎想笑出了聲。她是沒有那麼好的興致，甚至於想着能立刻逃開纔好。但是那個女人卻像把她當做負心的男人，緊緊地拉牢，像是這一輩子也不會鬆開手。

「這是我的，×先生——×小姐。」

那個女人這時候纔記起來站在身邊那個被遺忘的男人，這樣地爲他們介紹着。

雖然是厭煩着，她也不得不點了點頭。那男人自作聰明地說了許多浮淺的話，那些話使一切的女人都高興聽的；可是她都懂着，她甚至於想叫出來「和我說這些做什麼，我不認識你，我沒有什麼值得你讚美的。」實在是她並沒有把這樣的話真都說出來，也祇就是默默地站在那裏而已。

「我們六年沒有見面——」

「唔，是的，」

她祇淡淡地答着。

「多麼快啊，聽說你在上海住了些時。」

「我在上海住過三年，來北京還沒有一年。」

「聽說你快要——」

她知道要說下去的是什麼話，她不能忍耐那兩個字，她想着如果是從那個女人的嘴中說出，立刻她自己就會成爲瘋狂的人，她就急急地斷了話頭，這樣地問着：

「你有小孩子麼？」

「唉，有兩個了，眞也是麻煩，可是……」

雖然在答了的時候顯出來多麼不耐煩的樣子，可是她早已看出來隱在語言後的滿足。她還看見女人向着男人微微笑了。

「好吧，過兩天我再看你們去。」

她急於想走了，她深怕那多事的女人，會再提起那件事來。

「我們住在東四××胡同十二號，你呢？」

「我還住在朋友那裏，我去看你們吧，再見！」

「再見！」

她抽出來被握了許久的手轉身就走了，她把爲那個女人的手汗所濕潤的手掌在大衣上擦着，她想到出嫁後那個女人發胖的身軀，心中感覺不舒適。可是這裏不容一個人起着悠然的思想，或者邁着斯文的步子；擠在人羣之中，像是沒有背什

麼力量就到了出口。

她還是想不要立刻回到家中去，這裏已經使她厭煩，友人的家更是她所不願意去的。她想起來這一天是星期六，於是像得救似的想到了一個可以去坐坐的地方，她坐上一輛洋車，車夫聽了她的指揮向前跑着。在××飯店的前面她走下來，給過車錢她就鑽進在那永遠轉着的圓門。

這裏對她是熟識的，正在響着的音樂對她也熟識，她筆直地走進廣廳去，揀了一個坐位，靠近一個角落那裏。她知道許多人把驚奇的眼光望了她，許是奇怪着她是一個人來的，或是以爲她穿了便鞋；但是她不會在意的，她吩咐了侍者一個熱咖啡和一盤點心，她就又點起煙來抽着。

她看出來那些紳士太太小姐們低低的私語是談到她的，因爲她看到間或有一瞥兩瞥的目光朝了她這裏射過來，但她不怕這些，在從前，她自己也會以她這樣子爲驚奇吧。

音樂停了，跳舞人輕輕地拍着手掌，一個高身量的男人朝了她這面走來。她認得他，她想起來給過他什麼樣的苦，她想着這一次他定然是用惡毒的話來報復。但是出乎她的意想之外，他却是彬彬有禮地坐下來和她談着，問着她近來好，住在什麼地方。當着音樂再響起來的時節，他還請求她的合舞，她一時間爲這男人的態度所感動，可是却爲了自己的衣履覺得很抱歉地回拒他了。但是他仍然是很有禮貌地和她告別，走到那面去了。她想着這個男人有這樣好，對於以前自己的行徑頗有些追悔着。是的，那時候若是肯稍稍給他一點恩惠他就會滿足的，和這樣的男人活在一起許是幸福。可是現在，啊，現在！……

當她抬起眼睛來望到那個男人和一個美麗的女人跳舞的時候，她的心中還起來無名的忌妬，她知道這忌妬是不着邊沿的，也是她所不該有的；但是卻眞的像一條蛇似地在她的胸中起伏。

她吩咐了一瓶 Cocktail。

她獨自把酒倒在杯子裏，然後送到嘴邊去。她還記得淸楚第一杯還有熱辣辣的滋味，漸漸地她的嘴不是那麼靈敏了，祇知道一杯一杯地灌下去。她的眼睛起始模糊起來，看不淸是手拿了杯子還是杯子拿了手。她知道是再也不能停留，就付了帳，歪歪斜斜地走出了門。她像走在雲霧之中，她的脚輭得像是支不住她自己的身子。她叫着洋車，她說不淸楚每一個字，勉強地說明白她所要去的地方，就上了車。吹着的風使她在車上吐起來，她什麼都顧不及了，她忘記了那一天晚上她是如何從車上下來睡到自己的牀上去。

第二天醒過來的時候母親就說了無止無休抱怨的話，她叫出來：「抱怨我做什麼呢，不要我這樣過着日子我還能活得下去麽？」

她是在苦痛着，一天兩天，一直到了那一天的到來。

她還是像每天一樣到十點鐘纔起牀來，在×地讀書的妹妹還爲了這件事跑了來，那天大淸早便起來忙着打扮自己。她爬下牀的時節意外地看到母親已經盤

齊地坐在那裏，她尤還覺得驚訝，她甚至於忘了那回事，後來纔想起來。可是她並沒有想到了就起始心跳着，仍然和平常日子一樣，洗過了臉，和家人喫着午飯。

纔喫完了飯就有一些熟識的友人來到她的家中；可是她沒有去招待，在這一天她厭惡見着自己的友人。

妹妹催了幾次她纔起始裝扮着；一切高貴的衣飾都爲她準備好，她想，『他們是要我作戲麼？』她知道她是要做戲的，也許人生就是一幕長的戲，她現在是做到了這一步，這一步是爲許多少女懷了一點恐懼也懷了一點喜悅的；可是在她却什麼也不覺得。她祇如了別人的意裝扮起來，她的心情却仍然是平淡得如沒有風的海面。

時間到了，伴女已經來了多時，她就和那伴了她的少女一同走上汽車。

汽車在一座紮了彩坊的建築前停止，許多行人圍起來。可是她沒有卽刻走下去，一直到將做丈夫的人到門外來迎着她。伴女低低地告訴她要把頭低下去些，她

那樣做了，纔伸出頭去就看到那發光的漆皮鞋尖，來挽着她手臂的是帶了一付白手套的手，可是她知道那手是如何乾枯，黃黃的，排滿突出來的青筋。當着他的手拙到了她的時候，像是有成千成萬的螞蟻在她的皮膚上爬行。突然間她抬起頭來，她看到瘦削的臉，像猴子一樣的；可是伴女用低而急的語音告訴着她把頭低下去，在說着的時候還在輕輕牽了她的衣袖。

踏上石階的時候，她就聽到了奏着 Wedding-march 的鋼琴和提琴，不知道是那一個人說着：『該放慢一點脚步啊。』她聽到了，她想着說這樣話的人是要她來珍重着卽將亡逝的少女時光；可是她卻想着這一點也不值得珍留，她願意快一點過去，連這整個的一生她也願意立刻就消盡也好。她想着放開脚步衝進去，她不必顧着什麼；但是那被挽了的手臂，還有那遲緩的樂聲，都像拉住了她的脚步，使她祇能像這樣子一步一步地走着。她起始煩燥着，她却爲這一切的形式所鎖住，她想到了一匹野獸闖到鐵籠裏的悲哀。

當她走在人的甬道之中，許多的低語在她的耳傍哄哄地響着。多嘴的女人還要說到她的裝扮，不時地夾了一聲兩聲的感嘆。這都使她不能忍受，她像丟在舊生的國度中，她不能懂得別人，別人也不能懂她。她想着該有一個人可以去訴說，能給她同情，走在她身傍的人，就是要和她生活下去的人；可是她能向他訴說麽，他能給她同情麽？她自已也明白地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誰是這個人呢？在這世界上有沒有這個人呢？

她想她該叫出來這個問詢的；可是她記起了她是在扮演着一幕戲，在這幕戲的中間她要做成莊嫻的好女人，將來一個善良的妻子。於是她是不得不默默地隨了那個男人領她到一個地方站了。

樂聲停止了，人的聲音也漸漸地靜下去，這幕戲的演者更加多起來。一些粗的細的聲音在響着，到了把兩個人的年歲讀出來的時節，爲了那過大的差異，一些人哄然地笑起來了。這笑聲像一支一支的針刺在她的心上，她想立刻轉過身去問着

他們在笑什麼若是以爲了是把自己賣給了一個中年以上的男人，她就要問着那一個女人不是把自己賣給一個男人的？她不想否認自己是爲了生活纔嫁人，她還願意告訴着，嫁了這樣的男人是爲了他答應着能給她更舒適的生活。

但是，祇有她一個人是爲了這點事紛擾着，一切都還是順利地進行。伴女像是有着千遭百遭的經驗，把所有她該做的都低低地告訴着，所以她是不必要去諦聽那如夢囈的讚賀和演說，待得都完畢了，樂聲又起來，她被挽着轉過身去向外面走着。五色的紙碎和小豆飛到她的身上來，長的紙條搭在她的頭上。有一條是垂到她的面前，她立刻用手撕斷了，有多少人看到這情形都頗覺得愕然。但是她卻不覺得什麼，安然地上了汽車。男人是沒有來，因爲要酬應客人的緣故。

她一個人倚坐在車箱裏面，一切的思念都在腦中湧了起來，她不敢想，她也不願意多想，她想着忘却，連自己也忘却。但是有一個思念却是那麼淸晰，那就是她她已經成爲一個人的妻子。

悽迷的夜霧濃重地瀰漫了空中，也像是濃重地包了她的心。

平裝實價三角半　精裝實價五角

珠落集

靳以　作

刊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號

印刷者
三一印刷公司
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

特約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四川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店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一集　共十六冊

書名	作者	類別
路	茅盾	長篇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
神鬼人	巴金	短篇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
團圓	張天翼	短篇
珠落集	靳以	短篇
雀鼠集	魯彥	短篇
南行記	艾蕪	短篇
分	何穀天	短篇
飯餘集	吳組緗	短篇
羊	蕭軍	短篇
短劍集	鄭振鐸	論文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
雷雨	曹禺	劇本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劇本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3

··03

.35